

雖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時代濃裝，那松柏森然，仍舊表現着古色古香。這裏儘管是東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靜更深，來這裏探應時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鮮空氣的人，總是絡繹不絕的。最多數是裸姆領着小孩子，老爺攜着太太及眷屬等，情侶，學生，妓女……城市的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展覽在那裏。五龍亭（在北海）長美軒（在中山公園）等的藤椅鋪着白布的茶座，以及冰其凌，汽水，飯莊，攝影館，嬉嬉紙烟捲及脂粉香氣……瀾漫沸騰着達到荷花池畔，水樹亭上，土山塔上，不由人不羨慕北平的大公園了，那兒都表現着太平天下的昇平快樂氣象。

現在該談「高亮橋」和「什剎海」這難兄難弟似的地方。因為北平這古老的城市，擁有着大批階級不同的人們，所以也有着不同的公園。自然應當首先聲明的這兩處沒有什麼閻老之流和車水馬龍之盛，當然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不過它們也具着共同性的，全是平民娛樂的地方，以夏天為最盛。如「高亮橋」，在北平西直門外。頗富有農村風味。夏天夾道的楊柳蓬鬆，蟬鳴雀躍的，愈靜愈幽，也是清靜幽雅的另一天地。村婦村姑們借河水在這兒洗濯他們的衣服，更有些高人坐在河畔樹下釣魚，令人看了有說不出的愉快。而岸上有着「雨來散」的茶館小攤——意思是下雨的時候茶販們就收拾起

來。大的茶館也有三四家，門前懸着鳥籠子，和什麼「毛尖」及「雨前」等字樣的茶幌子。顧客們差不多都是勞動哥們，由三大枚一包的茶看來，他們喝着就很知足了。至於學生和外國人也有很多到那裏逛着玩的，但差不多離的自已全帶着野餐的東西。此地據說著名的就是高亮橋。其命名由來頗有出處，大意是在明代永樂七年，燕王修北京城時，一夜夢見有白髮夫婦模樣，推着一輛水車，上面放着油簍子，燕王覺得奇怪，就問簍子裏是什麼？年老男人答：「北京城的水也！」燕王醒來即開奏稱全城絕水，燕王遂召軍師姚廣孝告以夢境，立派太監高亮乘馬去追，如遇一老人推車老婦拉車，可用槍將車上油簍子刺破，然後撥馬回城，告以半路不要回頭探望，高亮遵命，果出城不遠即遇，遂刺破油簍撥馬而回，不意彼將至西直門地方竟回頭探望，隨後浩蕩大水淹斃，燕王即建橋一座，以資紀念高亮的這種神話的傳說，真是若有其事呢！

「什剎海」是在地安門外，與「北海」後門對過。更是平民唯一消暑的公園。這裏雖為城市中心，而沒染上濃厚的城市氣味，是一塊大自然下的處女地，分前海，後海，有地藏菴，觀音菴等等。據北平人說是「九菴一個廟，接河不接道」的種種民間傳說，這裏不便贅敘。這裏楊柳很多，當每年夏天荷花開時，就充滿了北平下級社會嗜好的玩

藝，如唱大鼓詞的，蹺蹺的，變戲法，賣膏藥以及拉西洋景的洋片等等，這時比「天橋」都熱鬧多了。北平人喜歡喝茶，這兒賣大碗茶的很盛行，兩大枚的一枚的。也有用木條和蘆席搭的茶棚子，裏邊不但賣茶，即酸梅湯，汽水，冰其凌兼而有之，尤其是「酥肉」，「八寶蓮子粥」是「什剎海」的名產，如到北平逛那公園兒的人，不吃這兩樣東西，北平人要說：「好孫子啦！意思老趕了些。此外就是荷花開過後的蓮蓬和藕兒，也是北平的名產。

最後說到景山，一見之下，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山昂然孤立在北平市中間，為城裏最高的一個地方。頭髮般的蒼松翠柏森然，周圍面積約二里，並環以灰壁短垣。有山峯四五，高度約在百丈以上。要從東邊的山左裏門上山，未百武即抵明崇禎皇帝的自縊身死，與國同亡的古柏常警樹下，旁有一碑書「明思宗殉難處」，為民國十五年立。樹之周圍亦環以短牆，蓋惹人們遊此以憑今弔古的紀念罷了。

山嶺上有壽聖殿，裏邊有清康熙的牌位，和乾隆的碑文，可惜一切都表示着風雨的滄桑，弄到老態龍鍾的麻紋褪色模糊了。還有興慶閣，永思殿，觀德殿，裏邊有的歪七裂八的神像和泥胎，黑黝黝地沒什麼引遊人注意的地方。

從小常聽老人們講，或看什麼戲一類的，常聽到「吊死煤山」這四個字，如今纔知道「煤山」便是景山的俗名；據老北京的老先生講景山也是俗名，它的皇封正名為「萬歲山」的。北平有俗話「煤山對炭海」，係相傳景山先滿貯煤，以備使用，在明崇禎的時候，因有煤山之綽號。炭海即指前門裏的故棋盤街之地下，曾滿藏以木炭，以防不虞——當時闖賊作亂原故——這套民間故事的傳說。所謂「吊死煤山」便是指「思宗殉難」了。史載「李闖攻城時崇禎登景山遠望，見烽火冲天，已入城門，知大勢已去。便急還宮，送太子於戚家，使皇后自縊，殺嬪妃，又親自鳴鐘，召百官，此時宗社之滅亡，雖迫於眉睫，然竟無一人挺身而出，敢為社稷死者，帝憤極大罵曰：『朕作亡國之君，爾等皆亡國之臣』，遂至景山脚下縊死。」人看到此處，不禁撫今追昔為之愴然；可是景山麼，也就因為這個成了歷史上的陳跡了。

中山公園的茶座

謝興堯

我在數月以前，作了一首打油詩，題爲：「丙子元旦試筆步知堂老人自壽韻」，文是：

元旦試筆即不佳，開頭便遇險韻發，

本歲須妨牛角鼠，從此勿再虎頭蛇；（註一）

命非貧賤因骨梗，文守樸拙忌肉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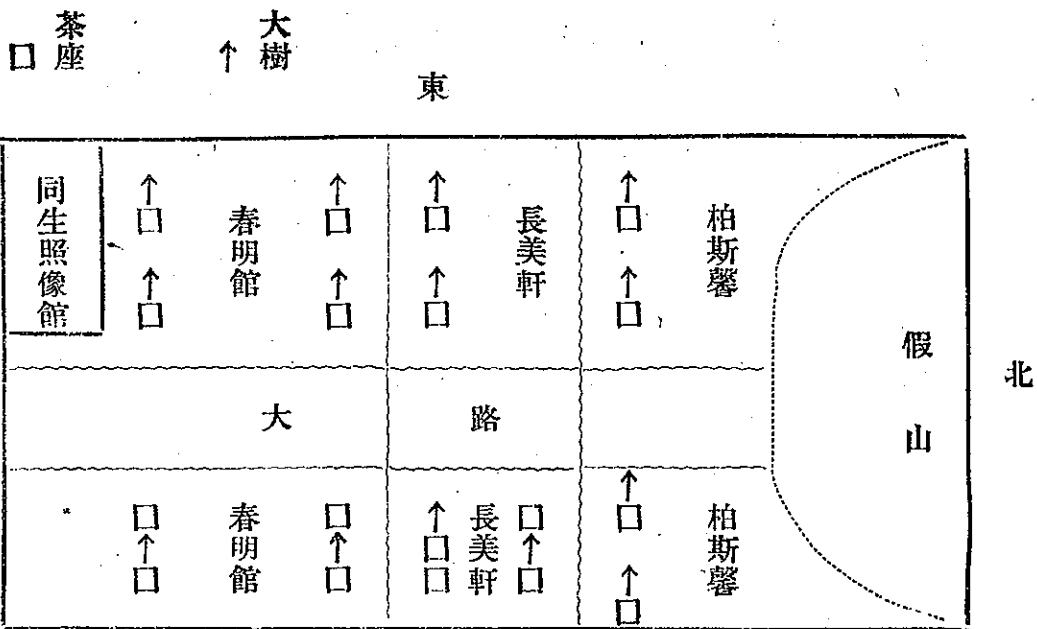
編罷「逸經」作「逸話」，令人思念「稷園」茶。（註二）

註一、蜀諺有「老鼠纏牛角，越纏越緊」之語，意思是愈做愈壞，愈無出路。本文則借作鼠纏狗解。

世又有「虎頭蛇尾」俗語，即五分餽熱心之謂，蓋識先勇後銳者。然撰之今日，「虎頭」亦大不易。

註二、稷園，即北平中山公園。南來後，最想念北平風物，中山公園茶座，尤爲眷戀。因其空氣

的確，凡是到過北平的人，那個不深刻的懷念中山公園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園的茶座作他們業餘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樂園。有許多曾經周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對我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我個人覺得這種話一點也不過分，一點也不誇誕。因爲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氣，有精緻而典雅的景物，有美麗而古樸的建築，有極摩登與極舊式的各色人等，然而這些還不過是牠客觀的條件。至於牠主觀具備的條件，也可以說是牠「本位的美」有非別的地方所能趕得上的，則是牠物質上有四時應節的奇花異木，有幾千年幾百年的大柏樹，每個茶座，除了「茶好」之外，並有牠特別出名的點心。而精神方面，使人一到這裏，因自然景色非常秀麗和平，可以把一切煩悶的思慮洗滌乾淨，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此時此地，在一張木棹，在一隻籐椅，一壺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極的安慰。



圖

中山公園的花，一年四季都有，但最偉大的要算這幾天（四五月）的芍藥和牡丹，並且佔幾畝地的面積，一眼望去，好像花海一般。北平以牡丹著名的，是城外古老的「崇效寺」，是數百年來名流詩人藉賞牡丹的吟詠之所，而他除了「年長」以外，（寺內的牡丹，其根莖有茶碗口大，據說是明朝的。）我以為遠不如中山公園的多而好看。尤其是夏季的晚上，距花二尺高，用鐵絲掛着一排一排的紅綠紗罩電燈，在光炬之下，愈顯得花的嬌豔，品茗之餘，閒步一周，真是飄飄欲仙，再舒適沒有的了。

閒言少說，書歸正傳，中山公園的茶座，雖共有五六處之多，但最熱鬧為人所注意的，則是園中間大路兩旁的三家，——春明館——長美軒——柏斯馨——（我現在姑畫個圖式如下。）這三家雖都是茶館，他們的特點和性質，則彼此大大不同，這是本文所特別注意的。簡單的說：「春明館」是比較舊式的，「長美軒」是新舊參半的，「柏斯馨」則純粹摩登化的。所以有人說：這三個茶館，是代表三個時代，即上古（春明館）——中古（長美軒）——現代（柏斯馨），又有人說：這是父，子，孫三代，這些話都很對。由他們預備的東西，便可以證明出來，由他們各家的顧客，更可以表明出來。於是

凡來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那一個時代的人物，然後再去尋找自己的歸宿地，要是走錯了路，或是不能認清時代，譬如說你本來是個舊式人物，便應該規規矩矩到「春明館」去坐下，而你偏要「偷閒學少年」跑到「柏斯馨」去現代化；反過來你本是西裝革履油頭粉面十成十的摩登角色，你硬要「少年老成」一下，鑽入「春明館」「老頭票」裏，無論是過或不及，而同樣的因為環境不適於生存，與空氣的不相宜，都可以使「暗碰」者感到蹣跚的坐立不安，結果只好忍痛犧牲一角大洋的茶資遷地為良，否則多喝兩杯茶也只好提前：「告辭了」。這三家，「春明館」與「柏斯馨」，在地理上和性質上，確乎是兩極端，長美軒位於中間，可說是中和派，他的屋主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識階級。但柏斯馨的摩登少年，與春明館的老太爺，同時也可以到這裏來坐，惟其他較中和，所以他的買賣比那兩家興旺些。

三

剛才我說由他們各家所預備的東西，便可知道他們所代表的時代，如古老的春明館為使吃茶的人消遣留連起見，設備了好幾副「象棋」和「圍棋」，這是其餘兩家所沒有的，每天都有好些人在那裏很純粹的消磨歲月。請問在茶館裏能閒情逸致來從容下棋，

恐怕中年人也沒有這種「耐性」，少年人更不用說了。至於他們的點心，更是帶着很濃厚的時代色彩，也是極明顯的時代鴻溝，春明館還是保持古色古香面目，是一碟一碟帶着滿清氣味的茶食，如「山楂紅」，「碗豆黃」之類；長美軒則維新進化了，好像是清末民初的派頭，除了「包子」，「麵食」外，碟子有「黃瓜子」，「黑瓜子」等；柏斯馨則十足洋化，上兩家總是喝茶，牠則大多數是吃「檸檬水」，「橘子水」，「冰結凌」，「啤酒」，他的點心也不是「茶食」，「包子」「麵」等，而是「咖咧餃」，「火腿麵包」，及甚麼「禮拜六」，還有許多說不上來的洋名字，假若你叫六七十歲的人去喝檸檬水，叫二十歲的小夥子去下象棋，不簡直是受罪嗎。

從他們的陳設和設備，我們不必進去，便可知道他們座上的人物。不消說春明館當然是以遺老們為基本隊伍，以自命風雅吟詩掉文的舊名士為附庸，在這兒品茶，他們的態度，與坐茶座的時間，真可夠得上「品」字。他們的年齡，若據新憲法的規定，每個都有作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資格，因為起碼都是四十歲外的正氣鬚生了。最特別的象徵，便是這個範圍裏，多半是不穿馬褂即穿背心，禿頭而戴瓜皮小帽，很少有穿西服或穿皮鞋的。（固然穿西服當然要穿皮鞋。）長美軒是紳士和知識階級的地盤，大半都是

中年人，穿洋服，中裝的均有，這個茶座可說是文化界的休息所。每天下午四點鐘後，便看見許多下了課或下了班的「斯文人」，手裏夾着皮包，嘴裏含着煙捲，慢慢兒走到他天所坐的地方，來解除他講書或辦事的疲乏。說到柏斯馨的份子，則比較複雜，但簡單歸納說也不過止紅男綠女兩種人。其原因是一般交際花，和胡同裏的姑娘都坐在這兒，於是女性為對象的公子哥兒，摩登青年，也跟着圍坐在這裏。這個區域的空氣特別馨香，情緒也特別熱烈，各個人面部的表情，也是喜笑顏開，春風滿面，不像前兩個地方的客官，都帶着暮氣沉沉國難嚴重的樣子。

四

這三個茶舖，便是中山公園最熱鬧的所在，不特空氣清新，花草宜人，而又價廉物美。單吃茶每人只花一角錢，點心也大半一角錢一碟，長美軒是川黔有名的茶館，但是幾毛錢可以吃得酒醉飯飽，在旁處是辦不到的。每逢「芍藥開，牡丹放」的時節，或禮拜六禮拜天的下午，總是滿座，只見萬頭鑽動，真是「人海微瀾」。

這三個茶座，大家都喜歡牠的，除了上面所說的理由外，還有兩個附帶的好處，第一是「看人」：牠們中間的馬路，乃前後門來往的人必經要道，你若是在「將身兒坐在大

道旁」的茶桌上，你可以學佛祖爺睜開慧眼靜觀世變，看見人間世一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以及村的俏的，老的少的，她們（或他們）都要上你的「眼稅」，四川的俗話叫做「堵水口子」，就是這個意思。第二是「會人」：在公園裏會人，似乎講不通，但是有些人自己不願意去會他，而事實上又非會他不可，這只好留為公園裏會的人了。大有人在公園無意的碰面，既免除去拜會他的麻煩，同時事情也可以辦好。一舉兩全，這是公園茶座最大的效用。

最後關於這三個地方的遺聞軼事，不可不附記於此。我在北平的時候，常想作一篇「中山公園茶座人物志」，我想這篇東西，或許可以作將來談春明掌故者的小參考。至少有人撰「續春明夢餘錄」時，是一定會把牠收進去的。這三家茶舖，雖然茶座稱窩，但地方究竟有限，凡是常去的人們，大半彼此都認識，最低面孔是互相熟習的。這些天天去的，都得有「公園董事」雅號，（實在不是董事。）據最近兩年的統計，常在柏斯馨坐者，有前國立北平大學校長物理學專家夏元琛先生。長美軒常去坐的，有已故畫家王夢白，和數理大家馮祖荀先生，你看他吃得醜醜的樣子，手拿毛竹旱煙袋，穿着四季不扣紐的馬褂，東張西望，踱來溜去，誰也猜不出來他是位科學家。還有會做過外交

使臣的鑒石夫，和發明遠記學的汪怡，差不多都天天來，也可說是這裏的長買主。尤以慶翁健談，因為他和孫寶琦很熟，對於「洪黨掌故」及外交祕聞，見聞極富，有時候高興起來，天南地北，高談闊論，真使圍坐環聽的人，樂而忘倦，甚至拍案叫絕。還是去年的夏天吧，我記得有一夜同他在茶座談天，還有在園間報撰隨筆的徐一士與其他諸人，因為談得起勁，不覺直至夜半，全公園只剩下我們這一掉。這晚所談的，是說他「駐劄歐洲的時候，正值袁世凱執政，那時法國不知道因何事故，想有條件的將安南交還中國，一般外交使臣都認為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亟電政府報告。但結果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袁的覆電，是不許收回安南，不久得到密令，說明其故，大意為現在帝制尚未成功，粵桂渙黔，不少潛伏的革命勢力，若此時收回，不啻增加革命黨的力量，等將來帝制成功後，所有舊日『屬地』，都要完全收回來的。」像這種祕聞，只有在茶座上，才可以始妄言之，姑妄聽之。也可算是茶座的一種功效吧？常坐春明館的，有已故詩人黃睡聞（節）先生，其他的許多老年人，可惜我不大認識。至於我常常去坐的是長美軒，去得最勤的，是民國廿年，那時罵胡適之先生的林公鑾（損）先生尚在北平，他常常邀我們去吃茶。還有兩位也時常在長美軒茶座上的，是錢玄同和傅斯年，不過他兩人比較

特別，總是獨自一人，仰天而坐，不約同伴，不招呼人。而疑古老人並且聲明在案，凡在公園裏，是絕對不和友人周旋的，就是遇見朋儕，也熟視無睹。他的哲學是：「逛公園本求清靜，招呼人豈不麻煩。」這可算是「獨樂」的實行者了。不過這個公園裏很少見胡適之周啓明兩位蹤跡，而北海公園間或可以看見他們，這當然是北海的景物比較自然而偉大的原故。

廿五，五，寫於五知書屋。

蹣 跚

孟 起

北 平 一 顧

「×大爺，您那裏去？」「沒事，蹣跚蹣跚。」你在北平街上一走，隨處都可以聽到這種話。蹣跚是北平的土語，表示散步的意思。本來散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到了北平，却變成最普遍，最有意義的事件。在北平，無論春秋四季，每天街道兩旁，總有不少的人在緩步當車，安閒自在的走着。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飄飄然的神氣，真使你納悶他們是幹什麼的。按新舊兩都來比較：南京人的生活，大半消磨在茶館裏，而北平人的時間，却都蹣跚了。這是南北二京的區別。這也可以表示：蹣跚，成了北平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份，與吃飯睡覺同樣的重要。作者雖然在北平只住了兩年，然而已經深深的領略到蹣跚的意味。不客氣的說，對於此道頗有心得，所以今天才敢寫這篇文章。雖然在別的地方，沒事時也可以跑跑路，散散步。然而總不夠味兒。按南京來說：你在星期日，未嘗不可在中山馬路上蹣跚蹣跚，不過看看來往的行人，都是雄糾糾的

走着。只有丘八的氣象，而無瀟灑的英姿。無形中使你也不得不挺起胸脯來，勇往直進。馬路上的汽車，總是橫衝直撞。你在路上散步，要時時當心，一不注意，就有碰傷的危險。車上的喇叭，不住的叫，叫的使人發煩；偶而汽車放個屁，燻的人半天說不出話來。更加掃興。在北平就沒有這種毛病。原來北平是三代的都城，經數百年帝王的裝點，把它佈置成一座最美麗的花園。其中有不少的公子王孫，他們過去享受着優裕的生活，也就養成一種舒適安閒的習慣。現在雖然沒落了，然而環境還是一樣的美麗。習慣還是照舊的不緊張。十足表現出中國本位文化來。街道還是那麼整齊，齊的像一條直線。馬路上的柏油，亮的發光；路旁的樹葉，又青的可愛。因為關官大老南遷，馬路上的汽車，要比南京少的多。自然汽油的臭味，也不時常聞到。這時你在樹蔭下走着，平心靜氣的走着。聽着小鳥的歌唱，看到來往的遊人，從這裏頭，可以得到不少的知識，增長許多的見識。再看，你的身旁，有不少你的同志，他們也是信步所之，不慌不忙的走着。假如你若碰到好朋友，立刻可以「班荆道故」，隨意攀談。就是說上兩小時，警察也不會來干涉你，說你阻礙交通。這種蹣跚的趣味，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的到！北平還有可以蹣跚的特點，就是北平的樹木特別的多。院裏有樹，路旁有樹，街頭

巷尾，無處無樹。無論你登在北海的白塔上或景山上，向下望，一定會使你奇怪。奇怪的北京城，除了東交民巷無線電台和北京飯店等三五座特殊建築外，看不見磚瓦，看不到屋脊，眼前只是一片綠，一片綠海，千門萬戶，都隱藏在這綠海裏。在天津街上走着，煙囪中的灰塵，不住的向你臉上撲，馬上會使你變成三花臉。在南京街上，時時會聞到刷馬桶的臭味。只有在北平的街上一走，只感到空氣異常新鮮，樹木青翠可愛。在街上散步，沒有煩悶，只有愉快。這又是在北平值得踴躍的理由。

雖然踴躍只是踴躍，不過踴躍的時間與地方，却是因人而不同。時間有的在清晨，有的在薄暮，在清晨踴躍的人，多半是要講新生活，大清早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在薄暮的不過是因為吃完了飯沒事做，出去散散心，助助消化。因為踴躍的目的不同，所以踴躍的地方也不一樣。假如你要講衛生，換換空氣，那末你不能不到天安門內，這是一個「禁止車馬通行」的地方。是以前出入皇宮必經之地。光光的石板路，沒有一點灰塵。路旁有許多鬱鬱葱葱的樹木。你在這路上慢慢的走着，面對着一片紅色的紫禁城。現在雖然是宮門深鎖，而樹木還是依舊的青翠，空氣更覺得特別新鮮。這時沒有人聲的嘈雜，車馬的喧鬧，只是一片沈靜，沈靜得像到了深山古寺。在此地你可以盡量的呼吸，任意的散步。散步在這種闊而長的白石道上，便是一種愉快。心中是闊大而無慮慮，昨天滿腔的積悶，此時可以忘得一乾二淨。

在這道上，有時你也可以看到不少的同志。他們穿着腰肥袖大的衣服，腳上拖着鞋，手上握着畫眉籠子，懶懶散散的在來回走着。不用說，這些都是沒落的王孫公子，他們會經過過極華貴的生活。而今是式微式微了。不過生活雖然不及從前，而大少爺的習慣，却絲毫未改。他們不做工，不謀職業，除非等到肚皮挨了餓；把整個的時間和精力都寄託在花，鳥，虫，魚，上。一盆花，一隻鳥，這便是他們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還覺惜，還珍重。自己寧可吃「雜合面」，而畫眉的食不能不講究，小米裏頭還要拌雞蛋。自己雖然每天要睡到正午才起床，不過因為「溜畫眉」，不能不鷄鳴而起。此外吃館子，聽名角戲，也是他們的特殊嗜好。如口味的高低，唱工的好壞，一經品題，便成定論，這你不能不說他們是批評家，鑒賞家。不過他們只知留戀過去，留戀昔日那種豪貴的生活，不思進取，不知奮鬥，這是北平的典型人物，獨具的特性。北平的風俗習慣，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

其次為講衛生而清晨踴躍的地方，是中山公園，它坐落在全城的中央，九城的人，

都離他不遠不近，很方便的便踮到了。平時門票雖然要賣大洋五分，但在清晨，是可以在隨便出入的。公園後面有蒼蒼鬱鬱的柏樹林。林外便是碧綠的護城河。你在林間，可以盡量的徘徊，散步。如果在柏樹下，再來上一套八段錦，或太極拳，那更是悠悠哉哉，裨益非淺。

假如要為看景緻而踮，你不一定要去北海或中山公園。那裏去每一次是五分大洋，不合算。我們一方面在看景緻，一方面還在踮。踮是要有「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準備。應該隨意東西，任意來回，不受任何的拘束與限制才是。假如花上五分錢，進去不久，立刻要回來，也許因這點金錢的損失，使精神上不痛快。不去。我以為為看景緻而踮的地方，最好由北池子北首，沿護城河向西走。假如那是個夏天的清晨，再下過幾滴小雨，街上是塵土毫無，空氣是清幽爽靜，這時沿着護城河慢慢的走着。河中的蓮花，正含苞待放，經雨一打，放射出特別的幽香來，積雨在荷葉上，被風吹着，轉來轉去，好似萬斛明珠。這時右首是景山，左邊是故宮博物院，山上的綠草，與院外的紅牆，映掩成趣。街道是那麼平坦整齊，幾使穿着皮鞋的人，不敢輕於踱步，恐怕把街道踏壞。最好此時穿上一雙軟底鞋，罩上一件紡綢大褂，輕飄飄的在那馬路上

走着，欣賞這時的景緻。興之所至，也未嘗不可吟上幾首詩，來描寫你此時的意識。從景山下向西走，過了北海，便到金鑾玉棟橋。這座白石的大橋，隔斷了中南海和北海，斜倚橋頭，看北海中的荷葉，好似一隻一隻的雨傘在水中豎立，為魚類作遮蓋，免得牠們受暴風雨的摧殘，太陽的毒曬。幾隻遊艇，滿載着「摩登狗兒」，在荷葉下穿來穿去，將水中白塔的倒影，攪的亂晃，使人疑惑到白塔要倒下來。再回頭向南看，中南海的萬壽殿也近在目前，很清晰的分辨出窗櫺的數目來。斜對過是一座綠琉璃瓦的新式建築。朱漆大門外兩個雄巍的石獅子，分立兩旁，這便是北平圖書館，全國唯一無二的圖書館，此時紅的綠的白的……各樣的景色都映入你的眼簾。左顧右盼，無處不是風景，無處不使人流連忘返。這的確是最好的踮的地方。

還有一個最好的風景區，供你去踮，那便是十剎海。這是平民在夏天唯一的娛樂場。海裏頭一半是稻田，一半是荷花。最有趣的是在夏天荷花盛開時，你吃完晚飯，在海邊上踮踮，的確有說不出來的意味。或者是夏去秋來，枯荷滿海，十剎海的關市，已經收場，如果到會賢空樓上，倚欄聽雨，真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妙境。不過這種妙境，只有親自領略過的人，才能知道。

假如你有異性朋友，在房中坐着怪問的，也可以出來散散心，蹦蹦跳跳。不上市場和戲院，那裏人聲太嘈雜，怪吵的慌。電影院又空氣污濁，令人氣悶。北海雖好，不過遊人太多，說不定碰到兩三個同學，知道你的來意，故意和你胡纏，鬧的你不知怎樣才好。為避免種種麻煩起見，最好到最清幽最寂寞的地方去。什麼地方最好？我以為莫如太廟。太廟在中山公園旁邊，雖只一牆之隔，要比中山公園清幽的多。——也許是冷落。這時你同你的異性朋友到這裏來，在蒼蒼鬱鬱的柏樹林中走着。可是毫不顧忌的將心中積鬱已久的話，向她傾訴出來，以前的懺悔，此後的祈求，此時都不妨盡量的暢談，決無人偷聽，決無人竊笑。

假如你是初到北平的客人，住在旅館裏怪問的。你也應該出來蹦蹦跳跳，看看熱鬧。那末前門大街，大柵欄，廊房頭條都應該逛逛。這些地方現在雖然是蕭條了，然而想當年也曾塵肩接轂，繁盛一時啊！如果你不嫌遠的話，可以走到天橋，你若有時閒，還可到王府井大街一走，一下車，也許會使你吃一驚，以為剛出了東交民巷，怎麼又來到租界地。不然而以這樣多的洋大人，商店樓房，南北聳立，有的廣告招牌上，竟全是些ABC。來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類，到夏天她們都

是袒胸露臂，在馬路上擠來擠去，實在有點那個，再向前走，到了東安市場，一進大門，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香氣，沁人心脾，使你會陶醉，陶醉在這紙醉金迷的市場裏。到晚上，電光爭明，遊人擁擠，誰初次來臨不感到目暈頭眩，眼花撩亂呢？市場逛完，假如你還有餘勇可買時，你還可以踏着月色蹦蹦回去。蹦蹦跳跳，蹦蹦到午夜。

以上這都是蹦蹦的經驗談。假如你在北平住上一年，那末你便可以領略到蹦蹦的意味，和北平人的性格了。他們的性格是舒適，緩慢，吟味，享受，却絕對不緊張。你見過一串駱駝走過嗎？安穩，和平，一步步的隨着一聲聲丁當丁當的大頭鈴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頓，那些大動物的眼裏，表現的是那末和平而寬容，忍辱而負重的性情。這便是北平人的象徵。因為有這種性格，又有以上的環境，在北平的蹦蹦，才成了特殊的意味。

以上這是三年前的回憶了。現在時代變了，情形也特殊了。今日北平人，是不是再

的疑問啊！

有那種安閒的心情，出來蹦蹦；再那樣的蹦蹦，是不是要受到他人的干涉，這都成很大的

菜市口

欽文

在故都，對於我的知識關係最大的雖然是沙灘的大樓；因為四妹的緣故，石駱馬大街紅樓的印象也不淺；可是關於生活，最不能忘懷的是宣武門外的菜市口。

因我十八歲初到「北京」時就到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去住，言語隔膜，怕得驢車夫故意搗亂，行到菜市口，一見着「北半截胡同」的牌子，就着急得要命，又恨又怕，不知道南半截胡同原是在北半截胡同裏面的，鬧了許久才清楚，所以還沒有到達寓所，就先把這地方於慌忙中看了個明白。

有名的吶喊是在紹興縣館裏產生的，想來作者，當時也常在菜市口這地方經過。我的故鄉，趙先生底煩惱，鼻涕阿二和毛線襪的一大部分，還有回家的後半，也都在這地方寫成，如今一回憶着，總還覺得有些感情。故鄉的原稿大半都在農報副刊上發表，當時的農報館也就設在菜市口一邊的丞相胡同裏。

雖然故都，在路面不會鋪好的時候，有人說天晴時像個香爐，下雨以後是個墨盒；

所謂香爐，就是一有風就要刮起灰塵來。可是從菜市口出發，東往驢馬市大街，由珠市口而到前門；北進宣武門去西單牌樓等處，早都沒有了這種情形。而且一到夜間，風總停息；我會屢次同伏老於月下從公用庫一直的踱回寓所，邊走邊說，只覺有趣；到了菜市口，說聲「明天見！」他進丞相胡同去看校樣，我到紹興縣館裏去寫稿子。

即使到了半夜過，南半截胡同裏賣果兒冰糖和油硬麵錠的叫聲仍然不時可以聽到；花兩三個大子兒，不但可以點點心，也是很助興趣的。

從菜市口去文化街的琉璃廠固然很近，雖先農壇和天橋也不遠；元慶的傑作大紅袍就是傍晚遊了天橋，當夜在紹興縣館裏一氣呵成功的。

故都的浴室裏面總是燒得很熾熱的；菜市口附近的浴室，價錢便宜，也還乾淨；在那裏先剃個頭，洗澡以後躺一下，於懷憶中很容易「捉住意境」；我的初期的小說，大概就是這樣想好了格局的。

廣安市場想是由「菜市」而來的；出售的菜蔬固然很多，部份也分得仔細，不但賣豬腳爪豬舌頭各有專攤，連鷄爪鴨掌也是分別賣的。於晨光曦微中，一艘「好家婆」，

蓬着頭髮，挽着籃子，接二連三的出入其間，富有「生的情趣」。

在菜市口，最熱鬧的是中秋節的前幾晚，成串的葡萄，血紅的柿子，更其醒目的是高大的「兔二爺」，鑿着兩耳，翹着嘴巴，真是神氣活現；一經看到，我總有「笑不得」之感。賣水果和兔二爺的攤子是這樣的多，從丞相胡同的口子一直擺到北半截胡同，簡直不留一點空地。

每到年邊，殺羊也頗可觀，好像整夜都在做屠的工作，一到早晨，店堂裏一長排一長排的掛得密密層層，地上結起點點的紅冰。

菜市口的店舖，自然同故都一般的商家一樣，只要你進去，無論是只買一兩個銅子的茶葉，總也好好的招待，臨走還「聲」會見！「他們不但應付主顧來得客氣，就是對於學徒，似乎也比南方的商人和氣得多。

因為到和濟去印書面，接洽校樣，我也曾常從菜市口西行，往來於廣安門頭。元慶且很喜歡在那裏遊玩；雖然比較的冷靜些，却也富於故都的情趣，很是樸素。

「廣安門」，這固然做了元慶的畫題；他的傑作之一的一瞥，以流暢輕快的筆調勝，也是取材於此的。

曾經有過兩回，我為困窘所襲，深深的陷入悲觀；不知所措，無可奈何的漂泊北上。可是一到前門下車，不覺興奮起來，就以為人生的路本來很廣，以前固執，只是可笑。這是因為故都的道路廣而直，建築雄壯，空氣又清，很遠的景物一望可見，形成着偉大的氣魄；站在丁字路的菜市口，也可以這樣感覺到。

北平的廟會

張 玄

因為在北平住過幾年，而且曾經有過一個家，便有時被人看作「老北京」了。據說鄉村人稱老北京為「京油子」，意思是不務實際的人，取義似乎沒有老北京來得客氣，堂皇。

因為被人目為老北京，所以外鄉的朋友常以怎樣遊北平的問題來問。這問題假若由外賓引導員去答一定很簡便，什麼西山、北海、天壇、八達嶺等等，不上幾天，便可逛完。但我總不以此種逛法為然，所以要答復也常不使人滿意，因為我是根本主張欲理解北平的文化是非住上三年五年不可的。

北平不比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樓，假若你到北平去找華麗的大樓，那你只有敗興。那麼到北平應該逛什麼呢？此非一言所能盡：假若你對於歷史有興趣，你應該先知道這古城的家世，隋唐的塔，元明的廟不用說，就是商店，也不少幾百年以前的。北

平也追時髦，然而時髦有個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門面，沙鍋居的肉鍋，你是給他多少錢他也不會換的。

你說北平頹唐，衰老，不合時代，但她仍是這麼古老下去，也許時代轉換更能給她些光榮，正如秋天的楓葉，愈老愈紅。所以你要逛，就須鑽入她的內心，靠城根租一所房子，住上三年二年，你然後才有時間去廠甸，去鬼市，逛廟會，吃爆肚，喝豆汁蠶等；不然你走馬看花，專追名勝，那她只有給你一副殘破相。

記得知堂先生說北平是元明以來的古城，總應該有很多好吃的點心的。北平不只零吃多，可玩賞的地方也多，單說廟會吧：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廟，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護國寺，幾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東嶽廟，初一的財神廟，十七、八的白雲觀，三月初三的蟠桃宮，你會說北平真是廟會的天下了。

鑑賞北平應該自己去看，去嘗，去聽，靠書本的引導就不行。不信你翻一翻日下舊聞，春明夢餘錄，以及北平遊覽指南等書，關於廟會就很少記載，蓋廟會根本不為高文厚冊所看重也。

記廟會頗難，因其太雜。地大廟破，人多物雜，老遠望去就覺得亂嘈嘈，進去以

後，更是高高低低，千門萬戶，東一攤，西一案，保你摸不着頭腦。但你看久了以後，也會發現混亂之中正有個系統，嘈雜之中也有一定的腔調，然後你才會了解牠，很悠閒地走進去，買你所要買的，玩你所要玩的，吃你所要吃的，你不忍離開牠，散了以後，再盼着下一次。

趕廟會的買賣人是既非行商，又非坐賈，十天來一次，賣上兩天又走了，正像下鄉的粥班戲，到了演期，搭上臺子，就若有其事地吆喝起來，等到會期一過，就雲飛星散的。廟會的末天的晚上，他們或帶車，或挑担，離開了這個廟，去到另一個廟，地方總新鮮，人與貨仍是那一羣。

廟會裏貨物的種類可真多；大至綢緞古玩，小至碎布爛鐵，無論是居家日用，足穿頭戴，或鬥鷄走狗，花鳥蟲魚，無所不備。只要有所欲，肯去，牠進使你滿意，而且價錢還便宜，不像大商店或市場，動不動就是幾塊錢。

廟會的交易時刻是很短的，從午後到日落，在此時以外沒有人去，去也沒有人賣。時間短而買賣多，所以顯得特別匆忙。人們挨肩擠背地進去，走過每一個攤，每一個案。廟會的東西很少言不二價，常去的人自然知道那一類東西誰多，那一類東西誰少，看好

了，給一個公道價，自然很快成交。

北平這城有她自己的文化，有她自己的風格，不管你來自天南海北，只要你在這裏住久了，也會被他融化，染有她的習慣，染有她的情調，於是生活變成「北平的」了。然而在這同一北平的情調之中，也分成三，六，九等，譬如學生是一流，商賈是一流，而住家則另是一流也。

嚴格說起來：北平的情調應該拿住家來代表，也唯有住家的生活才真正夠得上「北平的」，這一點不能詳說了。——我總以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東交民巷，東安市場，大學，電影院，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講起來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的跳舞場，她仍保存茶館；任你有的球場，她仍保存鳥市；任你有的百貨公司，她仍保存廟會。

地道北平精神由住家維持，廟會為住家一流而設，所以廟會也很盡了維持之力。譬如以鞋為例：縱然有多少摩登女子去市場買高跟，然而住家碧玉仍然去廟會尋平底，她們走遍所有的鞋攤，躲在攤後去試，試好了，羞答答地走回家去，道上也許會遇見高跟鞋的女郎，但她們不羨慕那些，有時反倒厭惡，她們知道穿上那種鞋會被胡同裏的人笑

「這隻鳥還好哇，多少錢？」

我一個個地答復，有時談得親熱了，不得不佇立在道旁，聽他的批評，他的意見，有些人甚至叨叨地說起他的養鳥歷史，熱切地把他經驗告訴我，看樣這些人也是常去廟會的。廟會使人們親密，結合，繫住每一個人的心。

常聽離開北平的人說：「在北平時不覺怎樣，才一離開，便想得要命」。我自與北平別，便覺此話千真萬確。閒時想了想，北平的事物幾乎樣樣值得懷念，而廟會就是其一，這大概是現在還不能不過小家日子之故，鍋盆碗箸，爲我所用，花鳥蟲魚，爲我所喜，然今皆不習見，即見，亦不若廟會之親切。愛而至於不忘，此即北平之魄力乎，此種意境，恐非登西山，跑北海，奔波三五日即離開的朋友所能理解也。

廿五年五月九日於津南開

就按我自己來說，是非常愛廟會的，每次全是高興興地，我想旁人也應該這樣。人生任有多少幻想，也終不免於過小家日子，這是快樂的事，也是嚴肅的事，而廟會正包含這兩種情調，所以我愛牠，愛每一個去廟會的人。有一次，我從廟會裏買回兩隻鳥，用手提着向家裏走，路上常常有人很親切地問：

「那是麼登，是胡鬧。」

市場是麼登，廟會是過日子，過日子與麼登大有分別，所以廟會的貨物不求太精，只取堅而賤，由堅而賤中領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會厭棄麼登，這是住家的可取處，也是廟會的可取處。由住家去廟會，買鍋買爐，買鞋買襪，看戲吃茶，挑花選鳥，費錢不多，器用與享樂兩備，真是長久過日子之道。麼登不解此，笑廟會嘈雜，卑下；只知出入市場，照顧公司；一到自己過日子，東西不是，左右無着，然後哭喪着臉，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廟會，離開住家之病也。

廟會專爲住家而設，所以十天中開上兩天也就夠了。住家中有老少男女，色目不同，趣味各異，廟會商人洞明住家情形，預備一切住家需要的東西，不管你是老翁，稚子，或管家的主婦，將出閨的姑娘，只要你去，牠還使你有所欲，或買或玩，消應半日，眉開眼笑地回去。

你是閒人雅士，牠有花鳥蟲魚；你是管家主婦，牠有鍋盆碗箸；你是玩童稚子，牠有玩具零食；你是嬌媚姑娘，牠有手帕脂粉。此外你想娛樂，牠有地班戲，戴上鬍子就摹老生，抹上白粉就算花旦，雖然不好，倒也熱鬧，使你發笑，使你輕鬆。

廟市俗呼爲廟會。舊京廟宇櫛比，設市者居其半數；有一年一開者，如正月的大鐘寺，三月的蟠桃宮，四月的妙峯山；有一月數開者，如東城的隆福寺，西城的白塔寺，護國寺，個性既殊，特色亦異，不可勝記也。

白雲觀在舊京西便門外左二里地的地方，始建於唐開元中，名天長觀。金時，兩次被火，燬燒殆盡，章宗泰和二年，降詔重修。賜名大極宮。元太祖時，遣劉仲祿迎長春真人邱處機於此，因其號改爲長春宮。後真人弟子在宮東建一道觀，名白雲觀，真人即羽化於此。明興，時加修葺，規模益爲宏大。明亡，觀又遭兵燹，清康熙乾隆兩朝，大興土木，觀遂具有今日之規模了。觀內有康熙乾隆兩帝御書聯額，又高宗御書碑文，記載觀沿革及長春真人事蹟頗詳。文人題詠極多，均見舊籍中。

觀址廣闊，佔地數十畝，南向，前有牌樓，入門左右有鐘鼓樓。正殿凡五進，建築

很是宏麗，爲舊京寺廟冠，第四進殿是邱祖殿，塑真人像，白哲柔和，殆類婦人，傳爲劉元所塑。像前置一鉢，刻木瘦爲之，可容五斗，外刻高宗御製詩，下承以石座，據說是清世宗所賜，觀中乏糧時可持此鉢至宮中，必有給賜。第五進殿爲三清閣，所謂正統道藏者即藏於此，每年的陰歷六月一日至七日爲曝書期，非此時不能閱覽也。

觀中例年於陰歷正月一日到十九日爲廟會期，屆時商賈雲集，游人如織，中以八日十八十九二日最熱鬧，茲略述之。

八日俗爲祭星之日，游人極盛。這天，以下巫者流的生意爲最佳，卦攤命館，欄目皆是，他們扮得僧非僧，道非道，故作種種奇怪模樣，藉惑那些趨利避害之徒，無不市利三倍。我們常想，世上真有不少的人肯討錢賣聽那胡言亂語的訓誡，而自以爲得計，真覺得他們可憐可笑！觀內有順星殿，列有二十八宿和七星像，祭者向己命所屬星宿虔誠叩禮，敬獻香燭並油錢，能消害致福，確否待考，此種風氣，至今未泯。

晚上有祭星大典，在大殿香案上排列百零八盞燈，兩邊有二十八宿和七星星盞。方丈率領全體道士，衣法服，鳴鼓擊鐘，誦玉樞經，祈禱災除福降，國泰民安，這種派頭頗似前幾年所聞的負有救國使命的時輪金剛法會，但不知是佛學道，還是道學佛？也許

沒勇氣向道友們建議去改它，只好俟諸異日吧。

十九日爲長春真人誕辰，觀爲邱祖闡教之地，是日當然爲一重要紀念日。凡簪士檀越，好黃白術者，往往不遠千里而來，進香上供，獻繖茶香室三鈔說：

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湊集，助臣內戚，凡好黃白之術者，咸游之，訪丹訣焉。

可見此日盛況，此風今日稍替。在昔每有不少官富人等在此日散錢布施，動輒耗數萬，此類豪舉，今日無有矣，卽連到處求錢的乞丐也沒人理會得，亦人心不古之一證歟？俗榴燕九節，或稱燕邱，筵九，闌九，淹九，其義多不可考了。

觀內商販，多設席棚，買食物與玩具者最多，以小漆佛爲最出名，游者多樂購之，藉留游觀紀念。

他輩都有這股勁兒！凡星燈以盡爲度，不再添油加燈心，不知何故。此風民間多有學之者，不過儀式稍有差別耳。

十八日爲會神仙之日，是觀內最有趣味最熱鬧的一天，俗傳是夕，必有神仙下降；神仙們，照集神仙大成的中國人的說法，向來是不輕易現露本相的，他們下臨人世的時候，或化爲縉紳，或化爲乞丐，或變成老嫗，或變成童穉，唯有緣者能遇之；這晚，神仙們也不會例外，雖然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到底變化成什麼人物，一般迷信男女，和不迷信男女，如富室妾姬，執袴子弟，下等痞氓，率宿於觀中，徹夜不眠，有的在床上輾轉反側，有的在各偏僻地點藏躲，期與神仙一晤，謂之會神仙。有些老道們喜作狂想奇行，假冒神仙，以釣衆愚，迷信男女們除了會着這般假神仙外，不知有會着真神仙沒有？不迷信的男女們，都抱着一醉翁不在酒一之意，因此每每發生了風流趣聞，成就了男女的好事，將一座燹王宮當作了楚陽台，其樂不減於會神仙。會神仙是其假借之名義也，神仙們亦知之乎？

既然會神仙是這麼一回事，那麼不如把這天改成會道士，或遇情人的日子，更覺切合實情些；不過會道士或會情人有點沒有詩意，也許有人以爲傷風化，所以到現在我還

北平的市場

太白

到北平來住家，轉眼已是十六個年頭了，其間雖然有過兩次出走——一次是兩年，又一次大概是四年，而其餘的時間却都消騰在這座古城中，固然，以我一個南方人，住上這未短短十年，不敢就說對於這古老的帝王之都有了什麼認識，何況那十年中有五年以上是在我的童年中混過的，不過，在此十年的過程中，我却對於「北京人」發生了一種好感，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對我談話的人是道地的「北京人」，我就會對他表示一種莫名的親熱，理由安在？我自己也不知道，仔細加以分析，大概不外乎：第一，北平人待人接物都很和氣；第二，北平人與我具有同嗜——好逛。

我這裏所說的「逛」，不是指大規模的遊山玩水而言，而是近乎北平人的所謂「踮踮」，我最不願無事靜坐，除了有時看看書之外，幾乎無時不到各處去「逛」，「逛」得無處可「逛」時，甚至會去「逛」馬路，看看路上熙來攘往的人們，也覺得「頗有可

觀」，這一點頗與北平人相似，早上提着畫眉籠子上街的人姑且不論，中午和傍晚圍着商店門口聽無線電的人們，幾乎都是出來「逛」的，他們又分爲「無目的」的「逛」與「有目的」的「逛」兩種，「無目的」的是信步所之，隨遇而安，「有目的」的則不外乎逛市場和逛廟會了。偶然在街上慢步營車，便會有拉車的上來攬座，頭一句問你的多半是「要車嗎？拉您上市場逛逛去啊？」，或是那天有什麼廟會，他們就會改口說「坐車逛廟去，您哪？」他們所謂「逛」是純粹的，去的時候是空手，回來時也很少不是空手的，看看攤頭上堆着的貨物，聽聽雜耍場內的平民音樂（唱的人斂錢時，須見機早退），不花一文錢，消磨兩小時，然後躡躑着回來，這種「逛」法，在北平是很普遍的。

說起「市場」，這裏却要加以解釋的，北平現在雖然還有三個市場存在着——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和天橋（其他如勸業場第一樓等已經等於不存在了），但是「市場」這一個名辭，却已爲東安市場所專有了，原因大概是由於創設最早（據人說是在光緒末年）而同時也最繁榮吧！到「市場」來的人，上中下三等俱全，而其中尤以學生爲最多，所以一到學校放假的日子，人便會多得擁擠不動，遠道來平的人們，因爲震於「市

場」的大名，也一定要去觀觀光，「市場」的地點又在北平最繁榮的街上，所以每天上午十一點後到晚上的十一點，總是那麼多的人，而尤以下午四點後為最熱鬧，「市場」中的店舖，據我的估計，大約有二百多家，而大大小小的攤子，却有店舖的總數兩倍之多，其中書攤頗佔勢力，的確，在北平的東西城買雜誌和小說，却是舍他們莫屬了。我到「市場」去，除了真正的去「逛」而外，其餘多半是為了去買書的。其次，「市場」還擁了一個有名的飯館，那便是東來順了，走進那裏，不要吃別的，只能從羊身上着想，最好當然是吃涮羊肉了，不過在天太暖時，你也只好「望望然而去之」了，此外有幾家南方點心店，味道頗佳，夏天「逛」得熱時，可以走進那幾家咖啡店吃冰，價錢便宜，並且保險衛生（據他們門外的廣告說的）。

說起東來順的羊肉來，的確有其饑人之處，無論什麼時候跑去吃，絕不會使你吃出羊臊味來，記得有一次請了位朋友去吃東來順，他是不吃羊肉的，經我勸誘之下，居然開懷大嚼，而從此也就一去再去而總去吃了，這一點，大概是東來順的過人之點。

去一趟「市場」，可以買到一切日常所需的東西，雖然高貴的西洋貨在那裏是買不着的。以前「市場」的商人最會要「謊」，顧客的衣飾不同，可以使他們的貨價差到數

倍以上，而同樣的貨物，在兩家店舖買，要價也可差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從去年起這種制度已經取消了，賣的東西差不多都有了定價。不過，近來「市場」中充滿了「友邦」貨物，數目之多，可以說是觸目驚心，看見也只好裝不看見，否則，你若多嘴，說一聲「這是××貨，我不要」，定會惹出麻煩。

「市場」的東部，還有一片雜耍場，這裏有京戲，大鼓，評書，時調，以及變戲法，拉洋片等等，每個遊藝團體佔着一丈五尺見方的一塊地皮，四周圍上幾條破板凳，頭頂上搭了布棚，就算做一個臨時戲院，這種戲院常告座滿，但是當班主托了銅盤欲錢時，看客們便會一闕而散了，收到的錢數往往只有應得錢數的一小半。

「市場」而外，還有一個「商場」，那就是指「西單商場」而言了，規模和熱鬧都不如「市場」，書攤尤不能和「市場」的同日而語，不過聽人說那裏有「祕密史料」出賣，所以也能吸引一部分密史圈內的讀者。因為地在「西單」，同時也就由住在西城的人來「逛」，近年來一天比一天繁榮，所以「商場」的地盤也隨之而擴張了，現在已分南北兩場，商店也多至一百五十多家，攤子更多至三百多個。有人說「商場」和「市場」完全是兩種味道的，我倒覺不出來，只見到的是「市場」比「商場」地盤大，而「商

場「比」市場「房子新而已。

因為不常到「商場」去，所以我對「商場」不大熟。

『風火毒熱氣』

天橋，每家戲院的背景，每家說大鼓茶園的背景，甚至於每個場合的背景，都是這五個大字懸在背景當中的正面處。是用紅底白字，字寫得那麼粗草，周圍的花圖又是那麼庸俗，顏色是不調和。像惡魔派藝家的作品，只要一望見那東西，你最少也要纏一下眉，心裏彷彿吞了一隻死老鼠一樣，有點難受的感覺。

天橋，是複雜的，多角的，集體而又紛紜的風景線，你從牠的每塊地方每個角落，都可以清晰的認識牠，牠會使你茫然失措地，如讀一材料豐富的人生史，社會史，使你覺到琳琅滿目而又美不勝收的。不知從那裏讀起，拿筆不知從那裏寫起，用攝影機也不知從那裏取景呢。

小吃館，算命店，取牙店，茶樓，膏藥店，舊衣店，瓷器店，鞋子店，都是低級的

天橋

衷芷霞

便宜的，每家店子建設是十分簡單而狹小，只有茶樓是二層或三層的地位高暢一點，門口擺着一塊黃紙黑字，像小學生寫的字放大一樣的：『水鏡每位兩大枚』的牌子。其他各種店子，門口也懸着各種廣告牌子，那牌子上的藝術，如果一個『堅脫而猛』一看的話，不但不能引他注意，而且要叫他擺開頭來。

天橋是一部活動電影，是一部沉痛人生的悲劇，雖然，你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他們都有笑容。這笑容，是從他們鐵壓下的心上和身上掙出來的。爲了生活，他們便把自己的悲劇來反串喜劇，把自己的眼淚滴成歌曲，自己的技術作爲商品，自己的精力變成娛樂。這兒有成天歌唱的少女，這兒有成天唱賣的小販，這兒有成天捧交的大漢，這兒有成天望行人的算命攤上的『先生』，這兒有用刀用鎗不斷嘶殺的影子，這兒有八代祖傳的膏藥出售者，這兒有調皮變把戲的人，這兒有用女人，用小孩，用身體發育怪異的長人或短人的身體，做出許多叫人眼注意的場面。每個場合儘是滿圍了看客，有的隻身殘廢者或是老年人。他就一個人也佔一個地方，無譜的亂唱，亂舞，或是獨言裝病希圖容易得一點報答，買點窩窩頭打發一天。因爲他們知道自己技術不如人，只有這樣來惹人注意，惹人同情。

天橋每塊地方，都有沒腔的灰土，沒有刮風的時候，灰土也會隨行人的脚步飛揚，籠罩了天橋的面目。

天橋是下層階級羣衆的樂園，工作完畢的時候，上這兒來逛逛，買點便宜貨物，吃點便宜東西，喝點便宜開水，或是在天橋的四圍兜幾個圈子，站在在人羣擁擠的地方看一下子，半天的時間是極容易打發過去的。

紳士的少爺小姐們，這兒不大發現他們的足跡。他們怕灰土的污染，怕臭氣的難聞，怕嘈雜的侵擾，他們是不願看這些賤民，這些低級的藝術，這些缺少甜蜜味的劇本。

在說大鼓書的屋子裏，人也是滿着的，台上坐着一排列圍險的北國姑娘，面上擦得厚厚的白粉與紅色的胭脂，兩片嘴唇特別的紅。每個人把歌聲來博觀客的歡心，在台下，觀客是悠閒的，宛如世界太平無事一樣地，細細領略台上的歌聲，估計台上的面孔，到高興時，便挑一齣兩齣戲要自己認爲樂意的女人唱，這就叫做捧場。

場外大空地上，是一堆堆的人圍繞着，鑒賞那中間的人的技巧藝術，眼珠耳朵被那中間的表演者抓住了。到一個小節目完了，大家便有的丟個把大子一哄而散，表演者便

只好低頭拾起地上的錢，搖搖頭也嘆氣，知道自己的命運的擦磨一生，又把希望交給下次去。

牛肉的腥味，和烤鍋貼餃的油香味，在館子門外飛騰，大鍋裏的熱水在滾，長桌上坐得是一列漢子，甘棧一餐的生活也吃得津津有味，感到滿足，只要能不挨餓，灰土若果可以消化也可以吃下去的。

一毛錢一堆貨的小攤子，大聲叫着『一毛錢一大堆』，鏡子，鏡，皮球，小玩意之類的東西瀟瀟地陳列一大攤子。

膏藥店的外面，擺出一二個病孩子的模型，遍身潰爛流膿，頭上要落盡的頭髮。是特別引人作惡的。那門前，有六個或是八個診眼疾醫耳病的人伏在桌上動也不動一下。

『奉天落子』，『河南墜子』，『北平大鼓』用紅紙墨字寫的。在每家戲院書屋門外，那戲上有唱演女角的名字，都是一些花月豔香之類字眼堆砌成的。

『莫談國事』四個大字高懸在茶樓的正中注目處，茶樓上喝茶的人，只要花幾分錢，就可以打發半天，有的自己帶茶葉來，只要開水，可以隨便談些閑三野四的事，一天半天功夫是不難打發去的。

下層羣衆的集體，天橋寫出了這社會窮苦者的真實面目，匍匐人生道上，流血出汗洒淚珠，是爲了生活，是爲了應付不斷抽上身來的鐵鞭，每個人，在這把生命漸漸支運，那人騙人的荒謬的語言，使他們不作聲息過下這一生。

天橋，是北平的焦點，這兒才是人生的正面。

北平的洋車夫

吞吐

北平自國都南遷，把點好風水帶走後，現在落得孤城兀立，除數陸友邦的走紅運外，一切全不景氣，市面蕭條，日趨沒落了。失業的人，實在不可勝數，原先有好好的事，在如今這些事兒都不能支持，難道瞪着眼一個大活人挨餓，祇好改弦更張，另謀生路。好事情找不到，至低限度，還能抄起洋車把作牛馬走；既不用鑿營，也不必有好親戚，更談不到親日，全憑自己的氣力來吃飯養家。本來自古人生在世，不管爭名奪利，不管爲國爲民，誰不是爲解決飯碗問題，因此總得大小找個吃飯的道兒，好在操業尊賤，在這個年頭兒，倒不必在乎，能掙錢吃飯養家，就得說是不錯，無怪北平近一二年來洋車夫的一天比一天增加。據報載北平有洋車四萬餘輛，分拉早拉晚兩班，洋車夫就有八萬多人，按平均每一個洋車夫要負擔家庭裏兩入衣食來計算，靠洋車夫生活的人至少十六萬，以北平人口是一百五十萬作比例，因洋車夫直接與間接的關係，要佔北平人

口總數的十分之一有餘。這樣看來，拉洋車在北平的平民生活裏，要算最普遍的努力了。

北平的洋車夫自有三流九等，要在生活方式與衣着外表看起來，顯而易見的有三種：就是拉包月的，拉牌兒車的，和拉普通壓兒的。拉包月的洋車夫，全是年青小夥子，給宅門和私人効力的，不管主人給衣服或自己做，全穿的乾淨利羅，特別刀尺，這時早穿上白小褂，青褲子或藍褲子了，拉着一輛整齊簇新的漂亮車，每天神氣十足地跑幾趟，不是送老爺上班與少爺上學，就是拉太太小姐去玩，不但飽食終日，還可以拿錢養家，生活很是說得過去；拉牌兒車這個名詞，不經解釋，恐怕差不多就連久住北平的也未必懂，這是專指在東交民巷裏與北京飯店前邊，買過牌子有資格拉洋人的。人不僅要年輕，還要穿的漂亮，拉着新車，會操一口極流利的英語，條件缺一，人家洋主子也不坐。好在他們會知己知彼，無一不迎合洋人的心理，他們跑在街上拚命的快，不要睜誰坐在車上，一看拉的那種跑法，就可知道是拉洋人的了，他們比一切洋車夫，全能掙錢，但沒有拉包月的生活安定。不言而喻的也受外國人的氣。有一次一位矮個子的某外國人，下車硬不給錢，拉車的有點不怕外國人，生敢抵抗，不過吃幾下人家的老拳，還

被警察教訓一頓。不過這種洋車夫，如與拉普通塵兒的來比較，在生活上有天壤之別，也可以說是特殊階級，少而且難，洋車夫的最高希望，沒有不願往這兩條路巴結的。至於談到北平拉普通塵兒的洋車夫的景象，沒法描述他們的可憐，他們佔洋車夫的大多數，穿着一身襤褸的衣服，拉着一輛以小車份僱來的破車，繃起營養不足的臉色，去跟同行的搶塵兒，拚命的落價，你一毛拉我降到四十枚，這樣每天最多的收入也不過六七毛錢，甚至一天還掙不出來車份的呢。因為他們拉的不是洋人，也不是有勢力的塵兒，總不斷為警察所鞭撻，在東西火車站，娛樂場前，與重要街市，以及熱鬧場所，全有洋車夫不許過某地界的規定，可憐他們為了攬座，有時非要過界不可，警察就不客氣地拿皮帶抽打，好像有多大世仇似的。受盡了各種的虐待後，除年富力壯的年青小夥子，能過度的奔跑外，欲願個人溫飽與養家的，多數的不能如願以償。生活的維持，自然要比上述的兩種困難的多了。

北平的洋車夫，自然很少未成年的幼童，法有規定年齡故耳，然亦不乏老年的，若要坐着一位老頭兒拉的車，比鄉下的老牛車還要慢，就有一種如坐針氈的焦灼。我遇到這樣兩次：一次是去夏，我在北城某公館當家庭教師，每天下午六點完課，有一天我與

學生改作文卷子，耽誤到七點，恰巧趕上陰天，已經油然作雲，眼看要沛然下雨的樣子，我趕快走出某公館，在暮色沉沉中急忙地叫一輛洋車，也沒顧得講價，登車叫洋車夫拉我快走，總怕遇上雨淋濕了。

「先生！您不用催我！實對您說我上了年紀跑不快的，下雨有雨布淋不着您！」他帶哀求的聲調向我懇求着說。

「高壽！」

「七十三啦！」

「啊！怎麼七十多還拉車？」

「先生！再凡有法子誰拉這玩意，不過拉車比耍飯強一點就結啦！唉！」

「家裏沒人嗎？」

他接着又告訴我，他本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當過排長，他曾當過幾天老太爺，後來他大兒子在喜峯口抗日陣亡了，家庭的生活便無法維持，他二兒子也拉車，剛湊合着養活他娘，他拉車多多少少地掙點，能顧全自己。我聽他這話後，實在不忍再坐他的車，看他癯着腰子一步一步很費力的往前拉，我總担心他會栽倒，尤其聽到他不斷氣喘的喀

嗚嗚的咳嗽，叫我痛心，我自己咒咀我的作孽。我打算下車另僱，一摸口袋出人意料的一個零錢也沒有帶，這那天也已經下起雨了，為避免淋濕，我良心不安地叫他拉到街市上，立刻到一家鋪子換錢，給他兩毛錢票，他還堅持拉到我僱的地方，我把錢遞到他手，扭臉便奔不遠的電車站，在自己覺得減掉一點罪惡的欣慰心情下，還隱約的聽見那老頭兒說謝辭的聲音。從這次後，自己僱車，總加一份小心，怕再遇到那樣可人難為情的局面。想不到今年又碰上這麼一次，我一天晚上去西城，赴某校友人的遊藝會，九點再快往回裏趕，因十點學校關門，手裏祇有兩毛錢，還怕僱東城僱不到，還好八十四枚就僱妥，先給錢，洋車夫找回我十二枚，不料中途他老先生倒了車，（註）自然我也注意倒的人是否老頭兒。黑夜間在僻靜幽暗的小胡同裏，我辨認不出面目來，我自認聰明，聽聲還不可以嗎？敢情一上車我才知道又是老頭兒，拉的比那個老頭兒還慢，我着了慌，這次不同那次，我無心腸問他家當了，我不瞞他說我手中祇有十二枚，全給他，叫他另按他那價錢給我再倒一下，又告訴他我非十點鐘到校不可。他一死不答應，我祇（註）倒車是一個車夫拉了一個長途的塵兒，半路因氣力不接，再叫另一洋車夫替他；也有半路以小價錢叫同行拉，好從中抽利。

好下車開步走，也不忍坐他的車。那時離校還有很長的一大段路，怕到晚上齊務人員本着，又不好把田徑的技能拿出，來一個一千五百米，夜間在街上跑警察會把我扭區罰辦。又因趕上老頭兒拉洋車，吃了一次苦。但是我相信，他們比我還要苦上萬倍，當晚的人催他們快走，他已感到老邁不可作為，與傷感暮年的命運，那種人生的日暮窮途，我真不敢想像。

北平洋車夫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出身低賤，全是不認字和由鄉下進到城裏來的；有的是北京時代的政客，與前清的秀才舉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兒，為生活所迫，幹這一行的。大多數人全認得字，除去少數願在閒着休息的時候，打地攤賭博和聊天外，更以讀小報為最普遍，他們常被發現在街頭巷尾，停車路旁，十分瀟灑地坐在車子水篋篋上，以小報作消遣，也許拿時局作為與顧主談話的資料，這真不愧為北平號為「文化城」的特色。

有人說北平洋車夫狡猾，常常為地點與價錢和坐車的發生爭持。比如坐車的要到一條很長的胡同東口，當時僱車沒有說明，他（洋車夫）祇拉你到近的西口；還有價錢沒一口咬死，他必磨菇，就是說安多少錢，他也必定多要一兩個銅子的，好像成了慣例，

很少有北平洋車夫不如此的，坐車的若不答應，就得爭吵。其實要在人道立場上來講，爲什麼全是人，洋車夫就夏天在炎熱的日光下，汗流氣喘的跑，冬天坐車的躲避在溫暖的棉車篷裏，洋車夫在寒風凜冽中拉，坐車的有時還嫌慢催他呢？固然他爲生活，「慟憐之心，人皆有之」，可憐洋車夫一點又有什麼了不得的損失，何況坐車的多給二三天枚，拉車的便喜開顏笑地對坐車的謝謝。還有人說北平洋車夫淨捉鄉下老趕，向他們要大價錢，這也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鈞，各由自取，不獨北平洋車夫如此，誰不拿老趕，老趕到那不上當呢？

最近，北平市政府與社會局，對低級勞苦的大衆特別關心，組織「人力車夫福利會」，「人力車夫救濟問題研究會」，和建築人力車夫的休息所及置棚等，這是給北平洋車夫一種最有力的救濟，不問他們未來辦到如何地步，這種著陸心腸的當局，北平度着牛馬生活的洋車夫，倒不能不從心坎裏發出極端的感戴，唯有希望北平的當局不要因爲公忙，賜予洋車夫一個空頭的支票。

北平的一切的確有許多地方與別處不問。這大概是因為北平是從前的京城，皇帝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一切都要特別一點。不但是偉大精緻的花園，富麗輝煌的故宮，在別處是沒有，就是打小鼓的這一行買賣，在別處也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打小鼓的就是收舊貨的。這種名稱的由來，大約是因為他們出來做買賣的時候，手裏拿着一面小鼓。這面小鼓只比洋鐵大一點。當他們知道誰家有東西賣的時候，就到那家的門口或是胡同的附近，嗶，嗶的敲起鼓來。打小鼓的一共分兩種：一種是打硬鼓的；一種是打軟鼓的。打硬鼓的本錢比較大，同各個古玩舖都有相當的往來，他們自己也開着小舊貨舖，專門出售他們所收集來的舊東西。他們的眼光很銳敏：口齒也很靈活。無論是那一路的貨色，那一種的東西，他們都分別得很精，貨色的行市價錢也看得很準。他們養了一張靈敏的嘴，可以估很多的便宜；他們把你所要賣的東西，說得一錢

打小鼓的

劉小蕙

不值，放在那兒白佔地方，有害無益。但是等到那東西到了他們的手裏，就成了「無價之寶」。不論是買進或是賣出，只要一經過他們的手，東西的價錢一定要貴上一倍。打硬鼓的專門收買珍珠寶石，金銀翡翠等的首飾，紅木紫檀的家具，以及破的書，爛的書，他們都很歡迎的。在表面上，他們與打軟鼓的並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穿得比較乾淨，手臂底下披着一個小青布包兒。頂窮的人家，他們是不去的，因為在那種地方，他們是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打軟鼓的正與打硬鼓的相反，他們專到窮人的家裏，小的胡同裏去收買破舊無用的東西，無論是破鞋子，破瓶子，或是破洋鐵盒子，他們都要的。他們的本錢極微小，穿得也很窮苦。他們肩上挑着一個小担子，担子的兩頭放着買來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認識力比較小，所以不敢上富貴的人家去。一則怕本錢小，買不起什麼東西；二則怕自己不能貨，上了當，反叫人家笑話；三則因為大戶人家的豪奴僕們的架子太大，要底子錢的本事又利害。所以這些打軟鼓的也只好在貧苦的人家買一點破東西。

不論是打硬鼓打軟鼓，在許多的買賣之中，這並不算很苦的一種。在從前他們所賺的錢足夠一家的費用，賠錢的時候極少，時常還有發財的機會。是的，在十來年前，從

打小鼓而發財的很多。因為從前有許多吃過糧的旗人們，他們享福慣了，又不知道生活的甘苦，到了現在，他們兩手既不能作工，身子又耐不了勞苦，因此已經到了非賣東西過活不可的地步。他們不知道東西的貴賤與好壞，一切都由那些管家的老爺們經手，吃了極大的虧自己還不知道。打小鼓的却因此大佔便宜。那時的拍賣行很少，旗人們又捨不得把東西一起賣了，於是只好賣一件吃一件。據說有一位旗老太太，手裏沒有一個錢，却想起要吃冰糖葫蘆，就立刻叫人把門後頭扔在那兒好幾年的小破香爐賣給門口的，一個打小鼓的。這打小鼓的買了回去，給同行一看，原來是黃金做成的。這件事聽來好像有些說得過分，但當時却常常的發生這種事。

此後政府南遷，許多人都跟着走了，市面愈來愈蕭條。許多好的東西已被外國人買走了，有的也隨着政府到南方去了，在北平只剩下了些破爛的舊東西。而從前戴紅頂子的旗人，大半已窮得拉洋車或是替人家做工了。在報紙上，你常常可以看見因貧苦而自殺的人們。因此打硬鼓的也已經漸漸的少了；大多是改了行。只剩下了些打軟鼓的，在空闊冷靜的胡同裏，挑着小小的担子走來走去，手裏唧唧的敲着小鼓。

廿五年，五月六日，含靈堂。

北平因為是歷代建都的京城，千百年來為各方物望所歸的集中地，無形中已成爲華北叫化子的王國了。北平因是帝王的家鄉，文物富庶，同時又是窮苦的西北出入的門戶。那些從災禍交迫下逃出來的西北貧民，從飢饉亢旱的家鄉望北平跑來的，每年不知有若干萬人。當他們望見寶牀的宮殿時，他們便匍匐在泥沙的地上哭泣膜拜着說：「我們找到一個叫化子的樂土了，在這裏再也不會餓死了。」這些可憐無告的貧民，他們就這樣建立了北平的寄生階級，維持着叫化子幫的繁榮氣象。

乞丐在北平早已成爲一種古舊的職業。那些生長在叫化環境中的新老乞丐，他們一生中都沒有受教育求職業的機會，大家都死心塌地認定乞討是他們唯一的生活路徑。「硬揆丐幫」是中國乞丐的正宗，北平便是該幫的發祥地。據一般老輩丐流追述該幫的起源，說某朝有個皇帝，在未發跡時也曾降身為乞丐。後來貴爲天子，皇恩浩蕩，便特

封該幫進門可乞，逢城設廠，逢鎮設甲（註：即丐廠及丐頭是）。凡此附會傳說，全無根據。但該幫却認爲信史，藉以自重其身價。茲將調查所得的丐幫組織，生活，及街頭所見的乞丐種類列舉如下。

（一）丐頭的權威 北平設有丐廠，全城的乞丐都歸一個大丐頭管理，手下還有許多小頭目，丐廠有很嚴密的組織，等級分得很清楚，勢力也分佈得很廣闊。不但該地的乞丐須絕對聽從丐頭的命令，就是外來的叫化子也須先備專帖拜訪，稱爲「化子拜桿兒」。否則休想在街頭混得下去的。丐頭是終身的職業，生活都很優裕，死後方舉新丐頭接替。資望最老的才有被舉的資格。其餘乞丐大約以年齡定其名次。長稱老大，次稱老二老三。童丐則概稱爲徒弟。丐頭對內有指揮調解之權，例如甲丐與乙丐爭執地盤，經丐頭調解後必須遵守。民家如有喜慶大事，丐頭便代表全體前往收捐。丐流如遇疾病死亡，丐頭便須設法買藥待病。或集資收埋，或報警送官。

（二）喜事的例捐 丐頭向民家收捐，成爲通例。婚嫁喜事人家的帳房，見丐頭前來恭喜，便給他錢，其數目約自小洋四角至一元左右。做壽每較婚事多給，因爲孝子們爲親祝壽，誰也不願乞丐在門前出不利之言。丐頭得錢之後，便在大門上貼上一張紙

條，上書：「貴府喜事衆兄弟不得騷擾。」各位乞丐見了這種字條，便好像小鬼們看見「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大紅條一樣，大家都會退避三舍的。如果喜家不肯給錢，於是便有無數的乞丐前來騷擾，各種花樣疊出，使人難堪。

(三) 稱呼與哭喊 乞丐沿街乞討，對於施主的稱謂，各不相同。例如：「大爺」，「大老爺」，「老太爺」，「太太」，「老太太」，「少爺」，「相公」，「相公娘」，「大叔」，「嬋子」，「小姐」，「大奶奶」，「財主」，「財主媽」，「二官」，「老板」，「掌櫃的」，「大姑兒」，「老總」，「先生」，種種稱呼，各有一定規矩，達到那種人應用那種適當的稱呼，一看便要鑑定出來，乞丐長輩對於徒弟都悉心傳授，這也是北平乞丐的公同必修科呢。「叫街」和「坐乞」兩種乞丐，都須特別訓練如何哭泣。婦人學哭，尤須有韻有調。每見婦孺圍坐路旁，呼喊大哭，聲聲帶淚，句句動人，或是沿街哭喊，幼子相隨。把錢給她便痛哭稱謝。男丐便須狂呼大喊，或是展覽他們的殘疾。凡此種種，都須訓練有素。每日這樣的活動着，得錢也不在少數。這也是「叫街」和「坐乞」兩幫的必修科。

(四) 技能的學習 乞丐須學會各種技能，例如「頂鼻」，「擲球」，「穿舌」，

「舞刀」，「彈拍」等。各有專師傳授衣鉢，而且多非由丐頭教習，而是由戲技拳術

人任業餘教授之責的。其交換條件不過年納例金若干，以不妨礙他們的丐業範圍，儘可

傳授。此種乞丐比較那些哭喊亂唱求乞的較易得錢。乞丐所帶的用具，各有各的用法。

丐徒都須先事學習，例如竹盞磁碗用以乞錢，飯袋鐵鍋用以裝菜，攪拐棍以逐狗防身，

穿破襖以存錢結縷。民家如有以完好的舊衣施給的，乞丐都拿來穿在破襖之內，藉以示

人為貧窶。此外各種用具如拉，胡，板，鼓，劍戟，刀把，犬架，鼠環，羊衣，猴帽，

都須各按其所學的技能，練習應用，這都是乞丐的共同選修科呢。

(五) 丐流的客店 在北平朝陽門外，天橋南邊一帶，有好幾處乞丐住宿的客店，

店錢每晚一大枚，大清早就一律逐出，不許逗留。到了冬季，許多客店都增加暖氣設

備，在大屋中挖了一個土池燒柴，衆丐圍火取暖，名爲「火房子」。光顧的全是藏龍臥

虎的乞丐，其中還有專門傳授唱「蓮花落」等丐歌的。一般丐徒都利用機會正式拜師學

藝。有時天寒不宜外出求乞，便由店中掌櫃熬粥一大鍋供羣丐食用，以後都須還清。店

錢每日僅銅元五枚。其中男女混雜，睡時都不敢脫鞋，因為如果脫鞋在坑下，次日便會

給無鞋階級穿了去。就是衣服也都不敢脫的。據查全北平有這種火房處九處之多。這也

是溫陵的江南所未會前聞的。

(六) 歌曲的傳授 丐頭所傳授給丐徒的，不但祇教他們怎樣拚命求乞，同時也要教授各種歌曲，把所有的吉利語編成歌謠雅曲，日夜練習，有腔有調。觸景生情，臨機應變。抱定「先禮而後兵」的主義。如果逢到一毛不拔的經濟仁兄，丐流便改換詞鋒，狂放詠詞，使聽者自感乏趣味為止。茲將普遍的歌詞列下。

(甲) 祝福的：

「烏龜上門來，老板大發財。」

「太太給我兩個錢，太太長壽萬萬年。」

「老爺大發慈心，今年獲利千金。」

「太太施恩，抱子抱孫。」

(乙) 諷罵的：

「不給我錢，怎過今年？」

「不給財，我不來。剩下了錢買棺材！」

「你不給，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

唱歌曲時，須都發出悲惻雄壯的聲音，令人聞之憐憫，引起傷心之心，自動的願意佈施。所以做喜事的人家，逢到此輩巧流光顧，誰也不願拒付而受到丐流的譏罵呢。北平的乞丐，統稱其求乞生活為「做街」。蓋此輩的職業門路都是在街頭巷尾也。邇來農村破產，乞丐增多。致使北平市上，鄭元和大放悲聲，伍子胥改頭換面。五花八門，奇形怪狀。茲將各種乞丐做街的花樣分列如下。

(一) 排刀 這種乞丐手執長刀兩把，袒胸力排，排時頻頻運氣作沉重之「哼」聲。在廟會中或熱鬧場所尤為活躍。口中發出幽怨之聲，叫着「老爺太太」。每句必夾入一「哼」聲，同時力排一刀。如此循環不已，致使胸際紅腫，隱現殷血，厥狀殊為慘厲動人。

(二) 打磚 這種乞丐坐街心中用磚擊胸及背，使裸露的上身血色外呈，猙獰可怖。喊聲一如「排刀」者。此以上兩種規限只准坐乞，絕對不許行乞。

(三) 打磚叫街 此種乞丐在街心用磚擊胸，哀呼，「老爺太太們，捨給我這瞎眼殘廢人一個錢吧！」緊接一聲悲歎聲「唉！」同時打磚一下，接着又重複叫喊。叫聲雄壯悲切，而有腔有調。打磚時作「砰拍」聲，如拍節一樣。

(四) 叫街 這種乞丐手執大柳條籬箕，哀號聲一如「打磚叫街」。因為都是老弱丐流，所以缺少打磚一事，可是因此收入也非前者之比。以上兩種祇准街中行乞，絕對不許登門討錢。

(五) 釘頭 這種乞丐口啣長尖釘數枚，手持磚頭一塊。頭頂上斜插着一枚長釘，深約二分左右。登門不發一語，給錢便走，如延不給錢，便把磚頭自擊頭上之釘，丁丁作響，插釘處有肉挖痕，把釘打人挖痕中，釘縫中立有鮮血逆流，悽厲可怖。見血之後，店家非多給錢是決不肯走的。此種祇准由街巷之一面行乞，不准兩面交錯行乞。

(六) 拉破頭 此種乞丐手執鐵刀，痛飲一醉，然後登門討索。如不給錢，便用拇指食指夾住刀印，留聲約一分左右，向頭頂一割，皮破血流，於是乘勢倒地不起。事態擴大之後，照樣非多給不走。

(七) 數來寶 數來寶是北平丐幫中最大的出路。其中分為三種：(甲)「敲牛膀骨」，乞丐左右各執牛膀骨一片，每端都掛着銅鈴，又揜着顏色彩綢若干。敲時骨板發出「吉瓜吉」的聲音，鈴聲發出「花冷冷」的聲音，然後唱着丐歌乞討。(乙)「刮竹板」，右手搖大竹板，左手搖小竹板，然後唱乞討。(丙)「敲破碗」，乞丐頭戴單圈形珠花帽，手持藍磁粗花碗，數碗相碰，發出丁丁雜響聲，口唱丐歌，有的還面擦脂粉，令人作惡。其歌曲詞意如下。

「那邊要了這邊要，

掌櫃的吃飯我來到。」

「掌櫃的大發財。

掌櫃的吃飯我正來。」

「唉！掌櫃的，你別生氣。

早給一個早的去。」

「唉！掌櫃的給了個沙板錢，

不能買米和買鹽。

我叫他換換他爲了難。」

(八) 背搭子 此類乞丐背上布搭子沿門乞討。對人概稱「大叔」「嬖子」，不准呼「老爺」「太太」。如犯幫規，必受丐頭刑罰或革除。

(九) 蓮花落 丐伴兩人，身上各穿花衣，面塗脂粉，頭戴花帽。手執一支竹竿，

每節挖幾個眼孔，每眼內貫着好多銅錢，把五色的綢線緊繫着。乞討時開始表演，手舞足蹈，旋轉跳舞，如同發瘋一樣。口裏還唱着歌訣。也有缺少花衣而以便服充數的。

(十) 打玉鼓 乞丐手持長竹筒，一邊綁着皮面，用手指去彈拍，發出登登的響聲，口唱和諧而低緩的小曲。

(十一) 橋梁架子 乞丐拿一枝短竹筷子頂在鼻尖上，筷端放着杯碗之類，能持久而不墮落。沿門乞錢。

(十二) 雙鑷鑽洞 乞丐手拿一支鐵鉤，在鼻岸和喉嚨間各穿一洞，把鐵鉤穿進，給錢始去。

(十三) 點鳳頭 乞丐在印堂中插進一支粗針，針尖頂住一隻粗碗，一面擺動一面唱着歌曲。(以上八種祇准向店家沿門乞錢。)

(十四) 賣凍 這種都是北方乞丐利用他們無告的子女作爲牟利的活祭品。在天氣寒冷時，讓小兒赤身露體蹲宿在攤販的鍋灶中，藉以博取路人的憐惜心。此類小兒過慣了非人生活，居然也能抵禦寒威呢。此種祇准坐乞向路人求佈施。

(十五) 弄青蛇 北地苦寒，所養得愈的更是一種小青蛇。乞丐背負一條青蛇，時時幾條青蛇，沿門玩弄叫化。此類蛇丐深知蛇性，又能代人捉蛇，或售賣蛇皮蛇胆。廟會時便去捉水蛇賣給信佛的老太太放生，次日又去水邊捉回再賣。循環不已，獲利頗有可觀。

下列各種丐幫的叫化方式，都是殘廢乞丐的專利品。只有他們可以享受「喊街」的權利。可是丐幫規定不准向店戶住家乞討，祇可沿街叫喊，發出嗚咽慘厲的叫聲，使過路的行人發出惻隱之心，慨然自動施捨。茲將分類如左。

(十六) 日落西 雙眼失明之瞎丐，手執棒點地而走，一面走一面叫喊。以草帽乞錢。

(十七) 摸光明 瞎丐在路上躡着身，慢慢地移動脚步叫喊乞錢。

(十八) 獨眼龍 一眼失明的乞丐拄杖走着，冒充爲「日落西」，其實仍可以看見路徑。

(十九) 翻太歲 手足全已殘廢的乞丐，渾身躺臥在污泥裏滾動哀號着。一路有丐伴跟隨照應一切。並代收集金錢。此種乞丐得錢最多。

(二十) 看照壁 足部殘廢的乞丐，以布料繫着膝蓋，並且包護着股部，坐在地上

移動着。

(廿一) 墊木手 兩足部殘廢的乞丐，或是身患瘋癱，雙手握着小木塊，蹲在地上移動着乞錢。

(廿二) 解糧草 殘廢的女丐倒臥在一輛小木車上，另由兩乞丐前挽後推，哀號過市，讓路人投錢在小車中。

(廿三) 駝石頭 由男乞丐背負殘廢女丐，呻吟過市。

目下北平市况衰落，不景氣已達極點。而西北及附近一帶的災民貧民紛紛集平市又相率淪入丐流，施捨日少而求丐日多，遂使昔日可混一飽的職業乞丐也都感到日暮途窮，有走頭無路之苦。這真是故都乞流的悲慘結局呢。

廿五年五月十二日

古城古學府

鍾 棊

多少人把舊京比作倫敦，北京的灰土與倫敦的霧常並列作世界兩大奇跡。記得聽人說過在倫敦之北有個稱作牛津的古學府，若把我在那裏讀過四年書的北大來和她相比，或許不是太不合適的。雖然她們的年齡相差不止十倍，北大依然是中國最古的學府。提到牛津，不免就想起「噴烟教育」這一名詞。這名詞本身原代表着一種自由教育的意義。在早年的北大這一點精神是並不缺少的，教授只作一種啓發引導的工作，讓學生自己去開掘那深埋着的寶藏，開掘得有了結果，然後拿去和教授隨便地討論，自由地爭辯；找出一些錯誤，發現出一條正路。

不過這東西映輝的兩大學府最大相像處，還在她們那古舊的建築，沒有鋼骨水泥房屋，沒有抽水馬桶，但在那十七八世紀英國宅古屋裏會出產過不少有名的學者與文人，同樣在北大東、西齋，低矮、破舊、大部是紙糊的小房間內，一樣也住過多少今日中國

的開人。可惜他們的遺跡沒有能像人家那樣好好地保存起來，因此現在已少有人能明白指示出。不過在沙灘一帶比大學本身年齡小不了多少的剃頭舖裏，健談的老理髮師一面撥弄着你的頭，一面會告訴你從前某部長和某教授常照顧他生意的事，你若在一家和這是過這間吃，並且最愛吃他們的回鍋肉加三樣。即使在現在，你有天若能花十分鐘在一二院門前站着，湊巧的話，你能看到胡院長五百元買來的高頭大汽車——可惜最近已改乘了一九三四年式的Oldsmobile了。你可以看到新舊不一的包車；上面坐着隱士式的豈明老人；沉鬱而帶哲學味的給青年十二封信作者；從他的外貌，很滑稽地會使人聯想到英國約翰孫博士的新月主人；口含旱烟袋，臉喝得紅紅的中國算學大家馮祖荀；外貌像德國人的地質學專家李四光先生。北大同學至今還愛說從前蔡校長時代，開大學評議會時，左面坐着紅帽子的陳獨秀，右面坐着賞穿過黃馬褂的辜鴻銘這故事，以示她的無所不包。這種光榮的日子是過去了，她如這古城一樣正日漸沒落。但北大總是北大，她依舊有着許多讓人感覺到幾分驕傲的人物在。

深深地愛着這個古老的學府。在那裏至今還沒有「拖屍」，沒有交際夜，沒有選手階級，運動明星，沒有東宮西宮，不大捧皇后宮女，沒有許多別的大學所常有的東西。大家自由地讀書，自由地生活。一千上下學生，從四十多歲到十七八歲，來自中國的各部，來自蒙古，新疆，日本或美國，包含有無數不同經歷的人。然而在他們之間沒有歧視，也不故意地來接近。每人呢帽上都佩有同一白地黑字，樣素大方的「北大」兩字校徽。見面時笑笑，點點頭，偶爾也談兩句；談得各式就常常往來，做成朋友，一點不勉強。誰都知道怎樣去獲取自己的和尊重他人的方便。

若問這樣的四年大學教育能給你些什麼，則回答是，牠除給你比其他大學或多或少少的智識外，更給你一點自尊，一個獨立的人格。一個「北大」，倘然有這樣一個名詞存在，不管是好是壞，是成功是失敗，他多少與普通人有點不同。

西郊兩大學

任浩

北平願

北平女學生間有一謠云：「北大老，師大窮，燕京清華好通融。」「好通融」就等於「很好」。事實上也確乎如此。西郊出來的學生比城裏的着實光鮮些，年紀輕，態度瀟灑，學問沒有十分壞的，連臉孔也似乎因為少受北國出名的風沙吹打的緣故，顯得比城裏的學生漂亮——有着南方人的敏捷，也不缺少燕趙的豪氣。

掛了「國立清華大學」或「燕」字的徽章，踏進皮墊校車，讓它順着綠樹成蔭的柏油街道進城，在那遼闊的西長安街飛馳，軍民人等不該咋舌麼？旁若無人地昂着頭大踏步於東安市場，胸口的三角招牌閃着亮光，穿黑短裙的女學生們無怪不得不嘆「好通融」了。是的，他們是天之驕子。做他們的同伴多麼難呀！清華年來招收新生，應考的老是二五千，榜上有名的總不過四百，燕京比較容易進去，然而第一學期英文不及格就得叫你捲鋪蓋。一將成名萬骨枯，他們的傲氣，原建築在千萬人的沮喪上頭的。每當校

節或日暖風和的星期日，帶了睜大驚訝眼睛的親戚之類校內兜兜，不厭其詳地指點着每一顆草的名貴，心中不免跳動着得意吧，這種得意，往往是驅使他們更深入地鑽入書本的原動力。

這兩所大學的祖宗是美國人，清華的體育館有前大總統羅斯福的紀念碑，燕京各宿舍的門口都鑄着洋富豪的銅碑，因此，有些地方我們大可不必詫異。清華變成國立很久了，藍布大褂漸佔上風，可怕的「拖屍」律早經鬥爭而取消，衣衫不整，路上吸煙的學生慢慢多起來，使關心於 *Worth's* 的先生們搖頭太息；燕京也似乎不比從前，除華僑和廣東人之外，頭腳雪亮，全副披掛的傢伙一天天在減少，藍布大褂的男士們再不躲躲閃閃，甚至還有資格追求女同學。

燕京男女生是三與一之比，數目不相上下，校風開通得很，所以密斯脫和蜜絲即使攪了手走路也不會引起謠言，冬日的冰場上常成對燕子般咕咕哈哈嘻嘻哈哈地溜來溜去，人們不以為奇。清華可不同，千餘人中只有百來位蜜絲，求過於供，於是男女關係不太自然，彷彿北平的沙風，不刮則已，一刮——可就刮上了。在這綠油油懶洋洋的五月天，白的紫的丁香花馥郁的氣息夠塞住你的鼻子，楊柳的腰肢拂在你臉上好像在抓你

的腳底心，工字廳前，未名湖畔，那一處不宜於情人們的傻抱呢？

清燕兩校與北平隔絕，自成一小天地。如果一位高等美國人旅行到北平，覺得北京飯店的抽水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滿意而歸。那兒什麼都齊全：郵政局，電報局，銀行，使皮鞋腳變成貓腳的軟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廁所！——南方大學生做夢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簡直是——！有皇宮般莊嚴，而比皇宮舒服，有洋房的各式優點，而比洋房美麗；燕京大學幅員一千畝，清華抵得上復旦光華交大暨南四校合起來那麼大，從南門走出北門，得一個鐘頭，新收入版圖的圓明園還不在其內呢。

清華大學很有錢。聽說單單廁所裏的手紙一項，一年得化法幣三千，\$3000浴室裏，滾熱的水你冲上兩個鐘頭也不會有人來干涉。燕京從前由七個教會給錢，如今不知為什麼美國也窮了，熱水汀就溫吞吞的，着實比清華差勁。整個冬天，從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在清華室內都像夏天，睡起來蓋一條薄被就行了；拿清華生水汀的煤費充作別用，我看儘夠開辦兩所師範學校了。

燕京教授大半洋人，尤其是美國人，傳道士講授進化論之類，大致不會十分精采

吧；虔誠的老蜜絲也不少。教書挺認真，惜乎脾氣太壞，偶而錯叫了一聲「蜜昔絲」，她就拉長面孔不給你及格分數。清華的教授國貨居多，雖然國貨，大抵總鑽過回把金的，不然怎配當教授？他們沒有海上那些。‘Ship is as British as……’先生們那麼淺薄，可是也沒海上教授們天真，假如你遇見一位南方的教授，尊姓大名之外再請問在那兒發財，他一定大言不慚說：「復旦大學教授，兼暨南中公光華大夏講師。」用同樣的話問清華教授，答覆大概是：「敝人在清華稍為擔任點兒課。」美國號筒的京海派之別就在此。

從廠甸買書說到北平的舊書業 蔽 帶

爲什麼偏偏要從廠甸說起呢，無他，在偌大的北平市裏能夠把差不多所有的舊書業者都聚合在一起，却祇有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會而已。

其實，關於閑談廠甸的文章似乎也大可不必寫了。其故約有二端：從廢曆新正上元節的廠甸停止到現在，屈指算來已是兩月有奇，過去的事情早都變做了『明日黃花』，還有什麼意思可提！此其一也。再者，現在拿廠甸來做題目實在不大容易討好，原因很簡單，就是差不多應當說的話都早已經被知堂老人在廠甸和廠甸之二兩篇文章裏面先講去了，並且都講得那麼好，同時自己年紀究竟很輕，博聞卓見的經驗自然不行，就是對於書籍的選擇和鑑察的普通知識也還是差得很遠，其陋也可知矣。舉例來講：在廠甸開始的那天——廢曆大年初一，無意中在一家冷攤上看見了一本題名叫做擬禽言的抄本（也許是稿本），下意識的拿起翻了幾頁，連其中的詩體是律是絕，是五是七都不曾注

意就隨手放下——其實我也是頗喜搜集記載風土人情的書籍的。方一轉身，便看見知堂老人以大洋三角易之而去，想來大約總是『看了中意，便即蓋上圖章，算是自己的東西了』罷。這，我並不懊喪，心中反而極覺忻愉，深深的慶幸那薄薄幾頁的小書的得以貯入苦茶庵中的書櫥裏。老人在去年九月寫過一篇關於禽言的文章，內云『這也是我所留意考察的一件事』。今此書之歸老人，豈非『物得其所』。真的，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閒話講得太多了，經濟的窘迫也是我買書的致命阻攔，這個似乎不必細談，總之，知堂老人的『大約十元以內的書總還設法收買，十元以上便是貴，十五元以上則是很貴了』的最低標準，我都是不敢輕易嘗試的。好像劉大杰先生在春波樓隨筆說過生平計有五恨，其一便是古書價昂，我亦常有此感。往往遇到一部好書，翻閱再四，不忍釋手，及至一問價錢，也便只好悻悻去之，但，心中真是痛楚萬分的。有時和書肆主人熟識，便請他爲我留存，約以時日。於是『背城一戰』便開始了，各處告貸求幫，當然不在話下，同時鞋子綻了，由他；襪子穿了，不買；再把八元錢一個月的包飯停止，去到切麵舖食用七分錢一餐就可以飽的燴餅。及至抱了那一函線裝由書肆踱出了時，衷心實在是悻悻地跳動着的。爲了這個，所以此文可以不寫，但是終於不得不寫的原因也在

品在元人散曲中是不是最足珍貴，最有價值還是問題，這裏姑且不談。但，此書幸好尚未售出，如果有人肯買，那才是『更豈有此理』了呢。又如某書肆最近得到一部拍案驚奇初集，大版，精圖，大約是『姑蘇原本』(？)，三四十元還算值得，可是當他們拿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去的時候，別人一問價錢，開口便是『一百』，少一個子兒都不行，結果是怎樣把書抱了來的又怎樣地抱了回去，因為我們能夠讀着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拍案驚奇就很知足了。我也曾以八角錢買過一部雷峯塔傳奇定本，在大書肆裏便非二元五角不可。北大的同學商鴻逵君曾在人間世上寫過一篇北平舊書肆，以為『舊書今後若想要發展，還須另覓途徑』，蓋『私人收藏家的越來越少』和『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舊書』都給予舊書業的打擊不少，此外，大舊書肆的價目不很公道，當然也是其營業不景氣的原因之一。可是小書肆却占了這個便宜，同時他們的購買者的範圍又並不像大舊書肆的只限於私人專門收藏家的那樣狹窄，他們擁有的購買者是許多的大中學生和普通士人。近來私人收藏家和大學教授們也多走到這條路上來了：在廠甸集會的上午，東四大街的傍晚，西單商場的黃昏，宣外小市的清晨，你常會遇到『道貌岸然』的斯文老人，或是臂上夾着皮包的教授先生佇立在書攤旁翻檢那一堆一堆的陳舊古董。

幾年來廠甸的舊書攤還不算少，他們佔據的地帶是在海王村公園西邊的南興華街的東西兩旁便道上，南起琉璃廠中間，北迄國立師範大學，也許還要過去些。合計起來，總會有里許之長的，如果挨次仔細瀏覽，不遺一攤，那麼至少須要破費兩天的光陰，若是『走馬看花』，當然不在此例了。這些書攤多是宣武門內外的小市，東四牌樓，西單商場，東安市場，隆福寺街等處的小書肆小書攤的『化零為整』的集合。此外還有那些終日走南闖北，跑山東，下河南，搜求書籍的買人也把他們平日裏積存的殘餘書籍拿來湊趣(在這裏是常常會被我們發現珍貴的冊籍的)——平時他們並不做門市的交易。現在稍大的書肆如琉璃廠的來薰閣，隆福寺街的修繩堂之類，多不到廠甸擺設浮攤了。這個對於我們這些窮讀書人是沒有多大影響的，他們都印有書目，但我們只能花費五分郵費函索一本當做菜單一類的東西翻翻『以解饑渴』，或是當做書目答問一類的東西讀讀過癮而已。當然其中會常有好書，也許恰為我所需要，但在下一閱那令人咋舌的價目，便會使你的購買熱誠立刻烟消霧散。譬如說，琉璃廠的一家書肆藏有一冊抄本的張小山的命令，書目上的價目開得是二千元整，真是嚇人，也未免有些『豈有此理』。張小山的作

此處了也。

學者，又忽然拿起筆來寫了一張錢先生的住址很誠懇的勸我去訪問，他願意做介紹人。那天當我和這位掌櫃的告辭的時候已是十一點鐘多了，市場裏的攤販都早上板，出口只剩北門一處還半開着一扇，我心中滿懷忻悅『踏月歸去』。又有一次在廠甸，那書攤的經理人告訴我周豈明先生是如何喜愛明清的小品文籍，又怎樣在論語上用了向來不會用過的筆名寫給女圖贊；鄒西誦收集雜劇傳奇，郭紹虞性嗜詩話，馬衡，容庚，唐蘭諸先生則是研究金石文字的專家；還有誰有什麼著作，誰嗜酒，誰怕太太，誰走起路來是一晃一晃……當時真能使我『側耳傾聽』甚至『爲之愕然』的，這大概就是高鴻達先生所說的『橫通工夫』了。

胡適之先生曾對北大的同學這樣講過：『這兒距離隆福寺街很近，你們應當常常去跑跑，那裏書店的老掌櫃的並不見得比大學生儲特的少呢！』此言雖似幽默，却大有道理。

自己頗有購買舊書的偏嗜，『愛屋及鳥』於是也很喜愛古舊的書肆。當你踱進一家寂閣低陋的書肆門限時，穿着土布製成的長袍寬袖舊式服裝，手裏拿着白銅的水煙袋的老主人陪着笑容，打着呵欠迎你出來。也許那笑容是造作的，也許你會討厭那打呵欠面孔的神色，但在那種靜穆的空氣籠罩之下，四圍儘是些『滿目琳琅』的函冊，伸手從架上抽出一部經書翻翻，放下再找一套說部讀讀，看完篇論文的，又尋段話詩的。真是但覺宇宙之大，也不過包綜於這幾萬卷線裝裏面而已，便不會不使你忘了一切身邊的瑣事，而感覺到一種莫可言傳的趣味，這裏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說明這種趣味，姑且叫他做『詩意』罷。至如新式書店則覺市儈氣味太大，那是『不足爲訓』的。最好是翻檢書籍，一面和書肆主人傾談，不必忌諱——當然更不必擺架子了。更無須限制題目，天南海北，蒼蠅宇宙，東拉西扯，無所不談。那麼，有意無意，間接直接，你一定會聽到不少新聞，獲得很多益處，至於多見好書，增長見識，是更不必說的了。對於書籍的內容雖然他們不一定完全明瞭，可是關於板本的真偽新陳，校勘的精緻粗劣却知之最詳，這是我們讀書人所不及的。記得有一天晚間和一個舊書肆的掌櫃的談了起來，談到北大的教授錢賓四(穆)先生，他說錢先生怎樣從小學教員一直變做馳名全國的專門

北平的公寓

徐崇壽

一 公寓與旅館民房的比較

提起北平的「公寓」生活來，我想凡是在北平住過幾天學校的，大概都嘗過它的味兒？說也奇怪，凡是一座學府附近（無論大中學）總有多少公寓林立着專為學生哥兒們住宿。這固然一方面是由於學校中寄宿舍少，學生全住不下，勢必另覓出路；其實一方面乃是公寓老闆投機，為迎合學生哥兒們怕在校受拘束的心理，所以才開設的。總而言之，脫不了上述兩種理由，以致公寓在北平形成特有活躍的營業。

公寓的性質是介乎旅館與「民房」二者之間的一種變通營業。旅館的住客好像是暫來暫往的過路者，而公寓的住客却多半是永久的；旅館的房飯費按日計算且價較昂，而公寓的房飯費却是按月計算而且價較便宜的。至於民房呢，也和各地租賃房子住差不

多，不過北平民房的房東是兼管差使，伺候，酒掃，及茶水的（當然也非全是這樣），這種「反客為主」的習俗，別地實在少見！但是有一樣缺點，他不管住客吃飯，於是居民房者，還得上大街飯舖中解決這飲食大問題；平日固未嘗不可，但有時風雪霪雨，大感不便了。可是公寓呢，却是二者之善兼備；這麼一來，於是住公寓的除了學生為大多數外，甚至某種人也有住的，無他，為種種的方便故耳。這是公寓營業不衰的唯一原因。

二 公寓的三大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留人方便

除却上述之外，公寓另外還有三種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留人方便。根據人都是「喜動厭靜」的原則看來，則有此諸便，於是學生哥兒們才可以無拘無束的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了。先講出入方便一事——你住在校內，有學監探查，校規的約束，上課有時間，出校門也有時間，反正老那麼撇扭不能任意；但是住了公寓，可就不同了。看畢夜戲十二點鐘歸來，公寓門照樣敞開，永不能叫不開門，此方便一也。「開了房間」在某旅店一夜未回來，好在永無人稽查，此方便二也。密友拜訪，不分遲早，可以

晤面，此方便三也。愛人來訪，扁門談心，決無人打攪，此方便四也。除了上課外，或兼混小差事，早出晚歸，晚出早歸，各聽其便，亦無人過問，此方便五也。交遊頗廣，門庭若市，既無需乎傳達（校中有傳達處）之勞，亦無須乎號房之報，來既不迎，去亦不送，此方便六也。

次談起居方便一事——你住在校內，一個人不能獨佔一間，多是幾位同學混住在一起，所以一切行動總得顧慮大家的安全，不能恣意行事；但是住了公寓，可就不同了。例如昨夜八圈牌打完，頭昏腦悶，精神不支，於是來個一覺十二點，決無起牀鈴聲人好夢，此方便一也。看電影歸來，無興再看書，息燈納頭便睡，決不妨礙他人工作，方便二也。便壺不傾，被褥不疊，聽其自然，亦無人過問，方便三也。拉胡琴唱二簧，自己作樂，誰能干涉？方便四也。打麻雀，聽「大鼓」，爲的消遣，誰敢呵責？方便五也。白天不起牀，夜晚不睡覺，高興幹甚就幹甚，方便六也。

再談留人方便一事——在校內留宿朋友，按例是違背校章的，不過有些學校當局是認爲無關重要，不吹毛求疵的。然而留朋友在校內住，總顯得老大不合適似的，一樣不如在公寓內來得隨便。譬如與牌友共談牌經，滔滔辯論不休，忘記了鼓打三更，不妨同榻共眠，好在無人過問，方便一也。陪愛人看電影回來，愛人家遠，不能歸去，不妨邀來一榻，共訴幽情，方便二也。親戚來訪，無下榻處，不妨權且小住，亦無人干涉，方便三也。性慾衝動，可以呼野鷄來伴眠，恣意玩樂，方便四也。

反正上述諸端，都是公寓特有的方便，凡是過來人，誰都承認的。也可以說是公寓營業不衰的第二原因。

三 嘩啦啦通宵達旦的戰場——公寓特色之一

在公寓內又麻雀（即打牌）是官的，雖然這「國賭」（有人稱打麻雀爲國賭，因爲全國上下皆嗜之）向來是懸爲厲禁的，而且不斷的也有官方來寓巡查的；但好像巡官和公寓的老闆，伙計都遙通聲氣，暗有聯絡，所以公寓內抓賭，學生哥兒們很少犯案的。這麼一來，公寓的牌風轉熾，學生哥兒們的玩牌就無停息了。還有一層，公寓打牌，伙計例可得「抽頭」，老闆有時亦能分潤，所以他們時常就慫恿住客打牌；有時遇二三缺「」的局面時，老闆或伙計亦得加入。久而久之，公寓伙計便視此爲副業了，牌具他們總預備的好幾副，以備不時之需。每當夕陽西下，萬家燈火，是公寓儘變爲戰場矣！

啦啦（洗牌聲）通宵達旦，鏖戰不停，響徹戶外。

至於學生哥兒們呢，有的是閑工夫，有的是父兄匯來的錢幣，除吃喝遊逛賞玩之外，此茫茫長夜該如何消遣呢？打牌却正是消永夜破寂寞之良法，於是不約而同的皆嗜之。雖然其中也難免有二束身自好者，但耳濡「牌經」，目染「戰風」，一個個都會上場交戰，自己不會，相形之下，豈不見拙？試問誰有鐵石心腸，不去嘗試一下呢？起初因為藝術不嫻熟，手法不精通，甚至牌場流行語不諳悉，難免討厭它，但久之習以為常，便厭念齊消漸漸的愛上了。且人各有好勝心，每戰未必能勝，輸錢之後，每有忿然圖報之念；或僥倖贏錢之後，又興貪婪之念，只這兩念便把學生哥兒們的錢都如漏卮般的流走了。說句良心話，我對於參戰是門外漢，却是初步入門，並未登堂呢，但偏愛擲局；固然不是「隔岸觀火」之興，可也不是「旁觀者清」之意；只覺着站在一旁默察那方城竹戰，四國交兵的聚精會神，鈎心鬥角的情形，從中每可以窺測出不少的人情世故或者悟出一片大道理來。

試看他們口中時時唧唧着：「碰！吃！頂！和！」等流行牌語，心中老是蘊藏着陷路兵法陰謀詭計，耳朵中只聽見是嘩嘩的（殺殺！）的衝鋒陷陣聲，手中更是忙迫的來編遣調度指揮戰將（紅中白板等），以一個人心思才力來應付這縱橫捭闔，鬼神莫測的局面，試問不聚精會神勾心鬥角的如何能應付裕如呢？所以光這一着，我就佩服他們的五體投地。他們有的喜眉擠眼，高興的不知是啥；有的愁眉苦眼，憂慮的不知是啥；有的凝神靜氣若有所思，有的東瞧西望，絕類窺探，雖僅是個小小的場合，然而却把這五花八門的人情世事顯示出來了。每至一局終了之後，勝者笑逐顏開，心花怒放，銅子鈔票成堆的滾來，敗者則喪氣垂頭，默不一語，有非要再拼一下不可之概！不過勝負不均，輸贏總不能一樣，於是勝者貪饕，敗者圖報，循環交戰，非至通宵達旦不止！說了半天，我最佩服他們那抱必死之決心，持必勝之態度，其沈着應付之精神，其百折不懈之勇氣，其堅毅苦鬥之蠻幹勁兒，真可以洗國仇滅強敵而有餘，假使能善用的話！不過有些人是為「中國將來的主人翁」寒心！

四 歌妓不知身世苦，強承笑顏賣咽喉——公寓特色之二

北平人管歌妓叫做「唱大鼓兒書的」，操此業者多為一男子彈三絃引一妙齡女郎沿街賣唱，每當夜闌燈上之後，他們便敲着瑟瑟的鼓聲出來了。學生哥兒們枯居公寓內，

不甘寂寞，時常叫進來彈唱幾曲以爲開心，在深宵人靜之後，女郎發出悽切的歌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頗能動人愁緒！不過學生哥兒們是使她助興慰寂的，不是叫她來傷心的，所以誰顧慮她的可憐身世呢？

說也奇怪，這般歌妓們並不怎麼羞態靦覷，倒是個個打扮的花枝招展，故意撒嬌賣弄風騷，大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不在乎勁兒！每當三絃響處，歌女便輕轉嬌喉的唱起來了，唱的多半是淫詞調調，男女戀愛等流行小曲，唱到音調激昂時，玩弄的學生哥兒們多拍手嗤笑，高呼怪叫不已。當此男女熱潮至極點時，淫褻之事屢就難免發生，好在撰的就是這種營業，也不以爲恥了。

五 公寓內過節——賞錢是第一件大事

中國節俗的繁多與注重是佔世界第一位的，而這古老的北平由於歷代帝王建都於此的薰染，以致官味的十足也是全國特著的。早些年清庭內府的過節的奢華下及四民百姓過節的鋪張都是有記載可考的。入民國以來，此等風氣好像漸漸減小，然而這文化的古城對於過節的觀念還是牢而不破的，「年」裏的照樣有應時的點綴！所謂「四大節」

「八小節」大概人們仍奉行不稍違，除非經了當局特別的禁止是不能一下取消廢除的。

公寓內過節，也不能例外，普通是舊曆年節，五月的端陽節，八月的中秋節，但過節第一件大事是住客必須出「賞錢」與伙計，不論你是否願意。按「賞」字的意義看來，好像是有功才能邀賞賜，那麼「賞」至少是自動的意見，但是公寓內的「賞」幾乎是被動的，因爲習慣與寓規是如此。所以在過節的頭一兩天，伙計們便笑嘻嘻的換了另一副面孔，當然伺候的也比較殷勤，手中拿着紅紙條子送到全寓的住客面前來領賞錢。賞錢起碼的一元，太少了顯得寒酸不夠派兒，有失咱們公子哥兒的身分。賞錢按理是伙計獨享的，但老闆竟也可以從中分潤，說不定他們之間另有一種祕密規定？

這賞錢你硬不出也成，但可受不了老闆的奚落與伙計的白眼！人情原是建築在金錢上，你多賞幾元，喚伙計時總可應聲而至服從你，顯得比平時格外勤慎點；但假如你賞時或少賞幾角，那可糟了！你叫伙計時，他可以故意裝聽不見，有時明明看見他過來叫他一聲，他可以回你說有事顧不上！你說多可氣！賞錢發出之後，馬上公寓的小照壁上便貼了一條：「某屋某先生賞大洋幾元」，老闆很勢利，他可以故意把賞錢多的先生名字貼在了極高處櫃前面，好像學校中張榜名列甲等，賞錢少的便當然落在後尾了，自己

看了無形中是種莫大的恥辱！老闆用得是「激將法」，你既然一差，下次一定多寫幾元，那比什麼也靈驗，你說是不是？

不過伙計也真是天生的賤骨頭！拿金錢想買的人死心塌地的悅服你，本來不容易！也倒不必一定怪伙計勢利。自己的賞錢只不過贏得照壁上高標出了姓氏，連名字都標不出來，說來可憐！可是開的早飯總比往常豐富點。

六 跋語

我是個學生，由中學而大學，中間十餘年在北平公寓內生活着，所以關於公寓內的一切情形都明瞭，以上拉雜所記的，只是不過片段的概敘而已，實在不配詳密的公寓生活寫真，但我覺得這些花花絮絮也頗有公表彰示的價值，故不揣譴陋寫出來，以實「北平特輯」之一頁。

公寓裏的風波

何容

在北京（北平也在內）過了十幾年，由坐講堂到站講堂，老是在一個小環境裏混，並沒有認識真正的「北京」。我自己感覺北京的生活和別處，譬如說武昌，天津，或者我自己的家鄉，不同的地方就是住公寓。公寓有大的，小的，闊的，窄的，形形色色，一個人若非以住公寓為業，也不能遍嘗。姑且說說我住過的那個公寓吧。

民國十一年（照例該注上公曆一九二二）暑假，我從天津到北平來攻學校，住在西城宣武門內某一個公寓裏。很普羅的那麼個小公寓，裏邊住的除了學生，還有在衙門裏混小差事的，卸了任的窮縣太爺，也有單為生孩子來住幾天，等孩子生出來死了，就搬走的。那些學生之中，現在也有成了詩人的，其餘的知名或不知名，現在都不知道幹什麼去了。

這個公寓是一個寡婦和她的兩個小叔子開的，有那麼二十多間不甚高明的房，大概

租價也不會太大，她是掌櫃的，大小叔子就算是二掌櫃的吧，二的算是小夥計；此外有一個老夥計，她們管他叫老舅爺子；都是他們一家人，只有那個「包辦伙食」離不了的廚師傅是個外人。大概這個買賣也就是湊合事兒，要說發財，恐怕也有限。他們都是京東的，在北京開着公寓，總難免有些親族來探望，或者說來揩油。這些親族，有騎着小驢兒來的鄉下老頭兒，有帶着小辦兒的鄉下小伙子，有在北京剃頭的鄉親，有辭了活來閒住着的老媽子。有的住幾天就走，有的幫一兩個月的忙，作臨時夥計。這是這個公寓的特色。門洞裏常有滿地鹽糞，院裏常有個剃頭挑子，夏天夜裏，常有個知識不高而經驗頗富的女人在院裏高談闊論，便是這個特色的「表現」。有些小風波，也是因為這個特點而起。

那個常來的女人，他們管她叫「大姐」，年紀有二十上下，其康健不下於今之摩登；要說美，那就得看叫誰說了。她雖不定會游泳，可是據她自己說，她小時候兒常站在井台兒上踢毽兒；瞧她那兩隻後天調得太過的小腳兒，真難為她這份兒本領！要不是時代過去了，誰敢保世無名士願為之執鞭呢？她是常混宅門兒的，什麼事兒都通達。客人們有時要打個小牌兒，湊不夠手兒，添她參加，她也欣然同意。出門兒進事的人，當然不能像鄉下女人那麼死相。和我住同屋的那位王先生，是個公子兒，人滿漂亮，而且帶點兒膾。因為一塊兒打牌，一回生，兩回熟，說話也就隨便一點兒了。「你瞧王先生那人倒怪好玩兒的。」這樣的感想，在她總是應有的。有一天，這位王先生要回家，也是她辭客睡聞已久，便同他說：「王先生，您那兒有找做活的人家兒嗎？要不我跟你到您那兒去好不好？」不料這一句話惹得那位王先生捧門而入，大罵「不要臉」還說：「盥盆水照照自各兒的影兒，王八蛋！」我正在屋讀納氏英文法，記的 *ego* 變化，像禱告似的背 *Miss or Mrs or Love*，忽然那位王先生氣憤憤的進來了，後面跟着那位二掌櫃的，他說：「王先生，您別多心，她不過問問您，沒什麼別的意思。」又轉過來對我說：「您倒沈住氣了，老是『餡兒餅烙餅，餡兒烙餅』，您也勸勸王先生。」我要勸也不知如何插嘴，只得接着背 *second person and third person* 的變化。

這位二掌櫃的，有二十來歲，頗有點兒「不在乎」的勁兒。他常和客人們打個小牌兒，喝兩盅兒，躺在客人的床上聊天兒；憑他，永遠跟客人吵不起架來，有時候兒讓他的叫大師傅給弄個好一點兒的菜，他毫不在乎答應說，「好吧您哪！來個攤黃菜。」那個帶小辦兒的幫忙的夥計，可就不然了。您要說菜不好，他說，公寓的飯食就是這個樣

兒，愛吃不吃！吃好的？六國飯店的菜好！」有一次我的鄰居，爲開飯跟他吵起來了，他說：「你甯拍桌子，你不敢打人。我告你，我們車船店脚衙，沒什麼好人。」這時那個老夥計，提着水壺，在院裏慢條斯理的說：「哼！打人哪？那得幾兒來？」於是那個拍桌子的客人輕輕的說了一聲：「豈有！」以後就寂然無聲了。

自從起了這兩次風波，我感覺這個公寓有點兒不好，便搬到別處去住了，後來還在街上遇見過那位老者一次。現在那個公寓已經關了。

在許多描寫舊京生活的作品裏常提到公寓。也許是由於那種出人的幽默，我特別記得老舍先生的趙子曰。不過是我親自在公寓裏住過一陣之後才明白爲什麼牠在作品中占這樣一個重要的地位。

在國都南遷後，舊都漸漸失去了她政治上的重要性，變成一個純粹的文化區。也許此刻那間的特殊政權又使她繁榮起來，不過在當時她實在是全靠學生來維持的，所以許多公寓門前都貼有「本寓召租學員」的紅紙條。在這種公寓裏，花上三塊至五塊錢一月，你就可以租下一間除安設一床，一桌，一椅，一個書架之外，尚有轉身餘地的屋子。北方的房屋有牠的特色，四壁和頂棚大都是用白紙糊的，地是磚地，這自然不如上海的許多 Apartment 考究，但對於一個普通學生，在供求兩方都算合適了。運氣好的話，你可以租到一間北房：冬日一天有大半天屋子裏充滿了陽光。晚上你有一盞三十支

我的公寓生活

鍾 棻

光的電燈。在這屋子裏你可以讀書，寫作，睡覺或約朋友談天。同住的十之八九是學生。彼此却很少發生關係，因此受不到什麼打擾。沒有胡琴和麻將的聲音；又因為公寓大都臨着僻小的胡同，汽車根本就不會走進來。唯一打破這沉靜的是小販的叫賣。當和暖的季節，在外面跑的時候多；冬天爲了捨不得離開爐火，常躲在屋裏，於是從早到晚可以聽到種種不同的市聲。這種市聲是這古城的一部。牠和這整個的零圍十分調和。牠本身就是一種美，舊都無數種美之一。早晨初升起的太陽帶來第一種聲音是「烤白薯」趁熱和。「這聲音告訴你說外面的天氣是和爐中的白薯一樣暖和，讓你快快地來。上過幾課回來，太陽當頂了，於是那直叫進院子裏來的賣爐鷄的引起了你的食慾。冬天是日短的，五點鐘天已昏下來了，這時手挽着紅漆盤盪的老頭兒照例跨進了公寓的門。一聲冰糖葫蘆讓你覺得在工作了三小時之後，是該歇一下，吃點甜甜的東西了。晚飯過後不久，這時你可以聽到在這些市聲中最好聽的「饜梨蘿蔔」蘿蔔嘸——！」清脆而響亮地打入紙窗來。聽着聲音你就會想到那電石燈下放着的成一個個青皮紅心蘿蔔，味道決不會壞。倘然桌上有着幾個零銅子或一張二十枚的破票兒，你一定會跑出去買一個來，坐在籐椅上，對着爐子慢慢地吃；一面把皮剝着放在爐邊烘着，爲這屏

子增加一份水氣。吃完蘿蔔，再做一二點鐘事情，街上打過二更，這時天大概更冷了，風吹得窗紙震震欲裂，你忙忙收拾一下，躲向被中，再看一點書，或簡直熄了燈，閉住眼想這一天的經歷，這一年的經歷，多少使你歡欣或惆悵的往事正一幕幕在你心頭映出。於是慢慢地，不自覺地，你聽到由遠而近的「硬麵——餛飩——」的聲音，悠長而顫動。你腦裏立刻顯出一幅圖畫：在寒風中，在深夜裏，獨自兒提着盞諸葛燈，灣着身子背起一個大籐筐，裏面放着一個個紅糖餛飩，一面踏着沉重的步子，一面用一隻手護住耳朵叫喚。想着你似乎覺得那籐筐裏不是盛的餛飩，那籐筐不是籐筐，牠祇是「付人生的重担，裏面滿裝着憂患，你感到一份淒涼，窗外的冷氣直打入心底。到底接着來了一聲「熱豆腐——開鍋囉——」，驅走這寒冷，送你入溫暖的夢中。

我初進北平時因爲宿舍沒有空才在公寓裏住了半年。後來宿舍有空了，我幾乎不大再想搬進去。我住的公寓掌櫃一家五口人；內掌櫃是個壯健的北方女人，專管替客人洗衣服；不但洗得很乾淨，並且知道不用客人囑咐就把襪後跟的破洞補好，把快掉了的紐子綴上。掌櫃的姪兒是這裏唯一的夥計，管服侍客人，打臉水，沖茶，接待來客和買東西，自然買東西不免要賺兩個，但並沒有就賺到使人生氣的地步。掌櫃有個七八歲的女

兒，她在這公寓裏也一樣有用。她正進平民學校讀書，認得兩個字，於是公寓裏客人的信件就都由她來送。有時你身邊缺少用度，飯賬已經來催過幾次，正獨自兒坐在房裏盤算；聽得有人輕輕地打門，門開了，探進一個拖着兩根小辮子的圓臉，「×先生，你的信。」小小的手送上一封家裏來的掛號信。於是你一高興，必得從桌上或抽屜角找出幾個最後的銅子來給她買花生米吃。你從她那裏得到微微的一個笑，一聲清脆，道地的「謝謝你。」至於掌櫃自己原是一家之主，實際上倒頗清閒。除非他捱兒忙不過來時從中插個手兒，大部時間却是在堂屋裏一坐，吊着旱煙袋，喝三大枚一包的香片茶，和客人談談七老八十的古記兒。

這麼一家人各自盡着他的本份，老老實實地生活，老老實實地待着每一個客人；使每一客人感到方便，覺得住在那裏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

半年後我到底離開了這地方搬進不要錢的宿舍。但每當我走過門口，只要有人看見，總少不了一聲「×先生，您好啊！」的問候。

北平早晨的調子

陳啓選

在北平唸了幾年書，別的東西一點沒有學上，僅養成了一個起早的習慣。以先，爲的是夜裏很幽靜，總利用她來讀點書，或寫點文章，直到晚上二二句鐘才上床睡覺。但，我到北平後，不是這樣了，我情願捨棄正好讀書和寫作的幽靜的夜，而去早睡覺，打算第二天早上早些起來。爲了我發現到了北平的早晨，有種特殊的可愛風味！不來欣賞她，覺得有點辜負她的。

北平的早晨與其他城市不同的，便是一種調子的聲音彌漫全城。我們大家都知道，北平是平劇的發源地。北平的劇館林立，和北平人的喜歡聽平劇以至學唱平劇，因環境的關係，也是必然的趨勢；可是，不論以唱平劇爲業的伶人也好，和想學唱幾句平劇的公子哥兒們也好，據說，必先調好嗓子，而後才可以學辭句，并且調嗓子，非要在每天的早晨練習不可。所以北平的早晨，到處可以聽見喊叫的或唱戲的聲音，不是沒有

我覺得聽早晨的調子，要比上劇院裏去聽戲還好，爲的在它這兒可以窺見一點唱戲的真切，戲一到上台去唱的時候，它的目的便是成了給人們欣賞，還要得到報酬的玩意兒，在這給人們欣賞和要報酬的場合，非要唱得使人們滿意不可，而虛偽的成份，也就十足的顯露出來了！雖然他的表情是那末的親切，并博得衆人喝彩！早晨的調子可不是這樣，他調的時候，不是在台上，沒有人去欣賞他的藝術，以及不得已的裝了虛偽去得報酬，當然，他是自由自在的可以隨便點，唱完一段戲，可以再來一次，一段戲裏面的一句唱得自以爲不好的時候，也可以重覆的再來這麼幾次，在這自由自在的隨便裏，重覆的再唱裏，便表顯出他的唱戲的真切來！有時反而唱得比在戲院唱的名伶好。我的所以喜歡聽早晨的調子，以致成了一個能起早的習慣，它的原因就是以上的一點。

廿五·五·十·寫於太平湖。

緣因的。

每當血紅般的太陽從東方爬上來的時候，便有許多人散佈在各處曠場上，臉對着牆壁，伸長頸，大聲地喊着；有粗獷而大聲的大花臉的聲，有高而細尖的青衣聲，有中平而爽亮的老生聲；也有兇野的大聲在笑，悲哀的尖聲的在哭；還有在唱武家坡，或楊延輝等等的戲，他們老是重覆的一次次在喊，直喊到自以爲覺得滿意點的時候才稍息一下；他們也重覆的在唱，就是唱到那一句以爲不好的時候，馬上地又重覆的唱。唱的時候的臉雖然都是朝着牆壁，可是有的手和脚也如真在做戲樣的動。早晨的調子的人：有男的，有女的，也有很小的小孩和少女，以及有鬚鬚花白的老年人。不過女的，和小孩，大都有個人同在身旁的。

有了人調子的緣因，倒把一個很幽靜而新鮮的早晨，反變成了一個雖嘈雜但仍保持清新的晨間。我常常這樣想：北平城，以一個耳順的老年人來譬喻她，是再適當也不過的；老年人的特性是悠靜，持重，那麼北平城也正是這樣！自己覺得在中國所走的城市，也不能算少了；但我所到過城市中，誰也沒有北平這樣悠靜！雖然她裏面的一切設施，並沒有與其他的都市毫沒半點差異，及她的早晨反較爲熱鬧。

北平傳說

馴羊

北平願一

白塔寺在阜成門內，相傳遼代因為西方屬金，所以造一個白塔來鎮壓，但據廟中的喇嘛說：『塔下是個海眼，有神人在海眼上蓋了個大鐵鍋，鍋上再造一塔鎮住海眼，否則，全城就會變成澤國』，又說『有一個時期白塔忽然裂開，海眼中的水往上直冒，全城的百姓都嚇壞了，但是又沒有法子把塔合上，這時忽然有個背負鐵鋸的老人出現在廟前，嘴裏嚷着『鋸大傢伙』！人們以為他是鋸碗的，便拿些破碗給他鋸，不料他竟嫌小，人們便又換了口破缸給他，但他仍是嫌小，於是就有人譏笑着對他說『白塔裂了，你為何不去鋸上？』老人竟點頭自去，當晚，鄰近的人們都聽見塔上有叮叮之聲，天明看那塔時，竟已變成整個的了，裂縫的地方，有大鐵鋸數枚，塔身周圍還圍上了三道大

鐵箍，現在雖然鐵鋸已沒有了，而那鐵箍却仍存在，那老人便是魯班的化身，所以能把

白塔鋸上』云云。

鐵佛寺古井

阜成門內還有一座鐵佛寺，寺中大殿內有鐵佛，鐵佛蓮座下有古井，井中有大鐵鏈一條，相傳大禹治水時，鑽了一個水怪在井中，其後不時興波作浪，乃有『高僧』用符籙貼在井上，並且鑄了個鐵佛坐在上面。到了清光緒年間，有無賴數人相約下井探險，希冀搜得珍寶，第一步便是拽那條鐵鏈，豈知由晨至午，拽了半日，還沒有拽盡，大殿上已堆滿了鐵鏈，這時井中忽起水聲，霎那間水已湧出井外，於是諸無賴大懼，趕緊把鐵鏈再放下井去，水也立刻就退回去，從此以後，便無人敢再拽那鐵鏈了。

御河橋前石獅

天安門前有一條御河橋，橋前有兩隻石獅，右邊的一隻石獅，左腋下面有一個寸把深的洞，相傳是明末大將李國禎追李闖至此，李闖躲在這石獅身後，李國禎性急如火，舉

北平傳說

槍猛刺，不料却刺在石獅腋下，李闢因此得免於難，而不幸的石獅，身上便從此多了個大窟窿。

西安門上鐵箭

西安門上的匾額左邊，插着一枝鐵箭，相傳是李闢攻破京城，率領大軍入京城時，對着承天門射了一箭，表示他得到了最後勝利，不料箭却斜刺飛去，中在西安門的匾額左邊，北平人說起此事，便認爲是李闢不能「正統江山」的預兆，如今那枝箭還插在原處，箭尾的羽毛已是一根不剩，只餘鐵質的尖桿一枝了。

頤和園虎城

頤和園東面有一座殘破的虎城，爲清代象虎的地方，據左近的鄉老說「乾隆年間，從遠方來了個和尚，進見某王爺，說虎城中的虎勢太盛，久將爲災，他能用法降伏牠們，某王爺就把這話轉奏皇上，皇上聽了大怒，認爲那和尚是個挾有邪術的妖僧，降旨把和尚推入虎城餵虎，不料那和尚竟能與虎角鬥數天之久，結果是人虎雙方盡，臥

地不起，而皇上竟仍認那和尚是妖人，乘那和尚無力反抗時，推出斬了，可憐那和尚空有神力，竟自伏首就戮，真是冤枉！」如今那城只剩了些殘垣斷壁，更說不上有什麼「虎」勢了！

雙塔寺雙塔

西長安街道旁有兩座磚塔，一高九級，一高七級，據傳說是金代修雙塔寺時所立，後來因爲年代漸久，廟中建築逐漸傾毀，只剩了兩座塔還存在，從前年頭太平時，兩座塔是晝分夜合的，若是在天還沒亮時跑到塔前去看，便可看見雙塔漸漸分離的奇景，後來中華民國成立，在西長安街的東頭上開了一座新華門，因之地氣完全被損，北平人俗稱「破風水」者是也，而雙塔便從此離而不合了。

鐘樓銅鐘

地安門外，鼓樓之北，有一座高大的鐘樓，相傳樓內的大鐘本是鐵質的，後來因爲鐘聲尖銳，不甚壯闊，於是改鑄銅鐘，但鑄了一年多還沒有成功，當時監督鑄鐘的人有

一個女兒，據說她是爲了「懼父獲咎」，便投身於那熊熊火光的鍊爐中，因此鐘竟得以鑄成，不過此後每逢風雨之夕，那鐘聲就會顯得異常淒涼，那便是爲了鐘的靈魂就是她的靈魂了，後來這樁孝聞，傳到了皇上的耳中，便下詔敕封她爲金爐聖母，並在當時鑄鐘的地方，爲她建了一座廟，那便是鼓樓西邊的那座「鐘娘娘」廟了。

潭柘寺帝王樹

西山羣峯的潭柘山中有潭柘寺，寺中有一顆千年以上的銀杏樹，高凡九丈，枝幹叢生，便是所說的「帝王樹」了。相傳每代新皇登基的時候，樹上必生一支幹，年餘就可高及一丈，每逢帝王死時，那支幹就會自裂，與母幹合而爲一，不過在清朝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年間所生的支幹，却都是細不盈握的，到宣統登基時，樹旁又忽然生出十幾株支幹來，有見地的人便預知清室的大數已盡，天下行將大亂了；不過另外有一個傳說，說宣統的那株支幹是在登基後的不久自行折斷了，不知那一說是正統的？

崇興寺關公像

廣安門外有崇興寺，大殿上供關公像，奇怪的是那像是白面孔的，而且穿的不是綠袍而是黃袍，據傳原來所供的本是魏忠賢，這座崇興寺本是他的生祠，後來到明末魏忠賢被處極刑，皇上且下詔毀滅他的生祠，於是地方官就循當地人民所請，把那神像的面孔用紅色塗了，加上三柳長髯，改成了個臨時關公，後來清兵入關，又燬於火，康熙後重修，方改廟名爲崇興寺，而那關公像也就又改爲白面孔的了。

金甲土地廟土地

金甲土地廟在阜成門內，廟不大，而神像也只有二尺多高，不過北平其他的土地都是方巾藍袍，老態龍鍾，惟獨這裏的土地却是金盔金甲，凶眉橫眼，據說這位土地爺是明代的一個看街兵，終日酗酒鬧事，號稱醉王，崇禎末，李闖犯京城，醉王立誓親手殺賊，後來城破之日，醉王果然全身甲冑，迎戰李闖於街頭，不幸爲亂軍所殺，清兵入關，順治皇帝嘉其忠，敕建此廟，而封醉王爲金甲土地，此其所以怪模樣的由來也。

白雲觀石猴

西便門外，白雲觀中，窩風橋上，有一隻石雕的猿猴，相傳石猴能避風，能治一切傷風，驚風，風寒等病，所以到這裏來的人，都要把這猿猴撫摸一下，年歲久了，這石猴周身也被摸得發了光，而且滑膩得如同脂油，漸成玉猴了，而治好的病人，據說還真不少呢！

東嶽廟銅騾

朝陽門外東嶽廟，有一隻銅騾，據說摸牠何處，就可治好何處的病，如眼如腿，奇效如神，所以那隻銅騾也被摸得周身放光，和白雲觀的石猴可以互相媲美了！銅騾旁有磁馬，據說也能治病，但是摸牠的人不如摸銅騾的多。

北平爲中國故都。三十年前，余曾偕內子去過一次。追憶往所聞見，多有可述，乃令小孫銘兒執筆記之，以應宇宙風北平特輯徵文之需。

白雲觀者，北平巨刹也。平時遊人罕至，其最熱鬧時，爲每年之正月間。詰朝以往，苟非大雨雪者，則宣南一帶，車馬銜接里許。徒者夾車馬行，皆躑躅不能遽進。肩摩踵疊，蓋十九爲遊客也。觀高壘峻宇，京外豈比，而金碧炫耀歲歲加以裝飾。余寓平十載，歲必一至其地，而牆上粉堊，梁間丹漆，煥然如新，未始有纖屑剝落，其財力之裕，亦有可概見者。正殿爲屋五楹，前面門窗數十扇，悉以檀木爲之，雕鏤至工細。除三面壁間偏刊玻璃燈；燈翼狹而修，匡以木，光澤可鑑。其前一方面篆萬壽無疆四字；字益大，硃書，泥金其緣，數之殆及三百炷，排列如屏障，乃不見屋壁尺咫；北平人告余，謂皆出自慈禧后所賜也。殿前一石砌方池，深丈餘，廣約七八丈，闊少遜之，四

北平話舊

八六老翁口述
李銘筆記

周繹以石闌，中互一小橋。遊人至者，必以冬春，池水濛濛，底見砂礫。橋下跌坐一道士，閉目合十不少動，遊人自池邊過，爭以錢擲道士身，求中，中即其人喜，以爲今歲當大吉；否則凶，其人必快快。相傳道士自開院日枯坐橋下，須閉院方獲升，恆彌月不得飲食，非有行者，莫能與焉。故羣無知者，咸沾沾一身之禍福，不惜以金錢爲溝壑之填，而道士歲得此數千百緡，爲一年薪炭之資，已無慮其缺乏。甚矣！道士之狡，而遊人之愚也。

北平東康家營，以康姓聚族而居得名。光緒中葉，有康八康九兄弟，專集族中之無賴，荼毒路人，是地爲往來孔道，年輕婦女經過者，稍具姿首，率爲所污，甚或納爲下妾，竟不放還。迨乃意既厭，復嚮諸他方。北平控姦佔之案，高將盈尺，當事者恨甚，屢遣官兵往捕，而康氏兄弟消息極靈，聞官兵將至，已先遁，且身皆矯捷，一日能走三百里，官兵不能追，先後僅獲其族中同黨數人，閉居囹圄而已。康氏兄弟聞官兵返，輒回舊巢，爲惡如初，遠近苦之。榮祿管步軍統領事時，探知入至營口，急召趙燧子至，許以重金，令同鏢師往擒。(趙燧一足，賣藝糊口，絕有力，能舉百鈞。)趙故與八識，既至營，給入至某所，令婦人陪飲，及醉擒之。逮平之日，觀者塞途，爭欲一識其面。

八年三十許，面白皙，冠緣金冠，衣黑緞皮長衣，手弄二鐵丸，神色自若。揮差以鐵線貫其肩骨，牽之而行。入刑部後，訊以前控案，一一承招不少諱。供定，擬凌遲；行刑日，觀者復如前，老僕劉四亦隨衆往。觀畢回寓，爲余言入坐囚車至菜市口，下車綁定，監刑者令行刑人取舊獲八黨四，戮於入前，入張目視之，了無懼意。及刑入，刀三下，不稍動，僅斷臂時眉略蹙，亦強矣哉。康九聞獲入，他逃，官兵火其居，更拘餘黨十餘人，定軍罪禁錮有差。

正陽門壘城甬道西，有關羽廟在焉。廟面南，占地約半畝，殿三楹，高遜中人居，院狹不足容馬，乃置焚香巨鐵鑪於廟門之外。神像極小，全身皆純金所爲。遂朔，望，求籤卜休咎者蟻集，以北里中人爲最多。謂神能決若輩，半月中營業之何如也。清帝親祭園丘時，出正陽門，返經廟首，必入內拈香，意以爲是日敬天禮成，七營無驚，皆神呵護力，故不懼降尊參謁耳。相傳純宗時，有某國人進見，欲圖不利，陡見帝後一人立，長髮赤面，捉刀怒目視，遂大驚，不敢萌異志，逡巡而退。是夕帝夢神告如此；神又謂純宗爲劉先帝轉世，念手足之誼來相救。純宗詢神居何所，以壘城對。純宗爲換金身，且命世子孫，經廟首，必入拜，著爲令也。其言可爲發矇，而一般士大夫，竟有

信爲實者，無怪釀成庚子之禍也。

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咸之時，上常居蹕園中，表以虛堂果樹，飾以怪石奇花，古今希世之珍，充物其中，莫可指數。有會人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於目眩神迷，舌撻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真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蒂葉皆具，瓜上一蚱蜢，蒼頭碧翅作搖搖欲墮勢，色澤皆天然。此外若瑪瑙之碗，水晶之盃，琥珀之杯，質美而鑲工，多人間罕見物也。庚子之役，可憐焦土，被焚之後，西城一帶，多有手持園中寶器，沿門求售者。蓋皆居近貧民，冒火所搶得也。某部郎曾見人挾一翡翠桃，大如茶杯，紅活可愛，索值二金，以禁中物，懼事平爲人知，且得禍，皆不敢購，揮令速去，後不知落於何人手。夫天下之寶，天下人共賞之，侈君浮士，不明斯義，乃欲搜羅海內珍奇，私於一人祕之，不令天下人共見，及一旦亂機猝發，卽以私一人之歡，聚而殲旃，阿房一炬，而古今希有無價之寶，悉與灰燼以俱

盡，斯可慨已。

中國監獄之慘，莫北平刑部。道光戊戌，先大父通籍後，與同年安徽李文玕（文忠之父）皆分刑部行走。李公任厚純謹，與先大父雅相得，共偃居舊籬子胡同，無日不彼此過從。一日，李公至，語次愀然曰：人言官刑部者，必不得善果，吾與子不幸入此中，當思有以自贖，夫任性使氣，令罪人不得盡其辭，此悻悻之所爲，吾與子可不慮此，此外豈無足以益人者乎？先大父曰：吾籌之熟矣，部中禁卒虐囚，苛酷乃過地獄，人言藉藉，豈竟無因，竊事爲提牢所轄，他人不能過問，異時，吾二人中有一典是職者，必先除此積弊，庶稍瀾無心過乎。李公稱善而去。後八年，先大父升任山東司郎中，總辦提牢廳。既視事，諭司獄戒飭獄卒，不許例外虐囚，違重懲不貸。又知其不免陽奉陰違，間數日必巡視一周，以察實在情形。某日巡至輕犯監，一老人面浮腫，有淚痕，知有異，問所苦，囁嚅不敢卽答，固詰之，獄吏曰：犯以債務，被控押追，昨入監，獄索重費，無以應，入夜，牽犯至一室，令去上下衣，仰臥板上，以巨繩環手足腰肩數匝，使身與板合，不能稍移，復推板之一端近壁，始閉門去，少頃，忽聞奇臭，有物蟻蟻集兩腋間，知爲臭蟲，初不爲異，未幾來者愈多，自腋以迄面部，攢聚成團，大

肆咬，如針鑽刺，痛徹腹心，已而飽者歸去，饑者又至，憧憧往來，萬足齊踏，循體奇癢，苦乃更甚於咬，犯不禁大號，無應者，向曉，蟲始遁，已身無完膚矣。語竟大哭，淚如斷綫。先大父旁睨一獄卒，見其垂首不言，體大震，知爲彼所爲，呼役卽獄中杖之百，立逐出。將舉趾行，又一瘠少年呼曰：久受意外辱，無處申訴，今遇明白官，敢以告。先大父聞呼止行，令隨僕，更張所披小皮椅，移坐少年前，先詢所獲罪，答因好人妻，纏繞於此者五月，更詢所謂意外辱，少年面陡赤，良久，低聲曰：世居通州，本世家子，以媚所私故，元霄日共車赴平觀燈，下車後迷失途，婦不知何往。翌日，婦家屬追蹤至，爲所獲，詰婦奚在，以實告，彼指犯爲拐竇，控於城察院，輾轉至此。初入監，家人懼犯不勝虐，許卒月十金，最前三月皆如期將金至，眠食尚無苦，今未識何故，兩月金不至，卒謂誑彼，語至此，指一卒曰，自前十日始，彼日於犯將食前少頃，先以，語至此，聲細至不可辨，先大父命僕前，少年伸頸向僕耳，吶吶然曰：先以婦人襪布塞吾口，僕傳語訖，令畢其說。少年續言曰：且謂汝好婦人，今以婦人要物餉汝，何如？塞後嘔吐必大作，食量乃銳減，今不及半月，瘦已如柴，行就斃耳。語之所指卒，堅不承認。少年仰首大聲曰：汝無圖賴，原物尙在汝臥室中。急命僕奉役往搜，果

得之於坑角簾下，齒痕猶顯然也，乃命桎是卒。日將暮，呼輿返。次日到署，稟明空官，照穢物汚人律加一等治罪。部中爲之蕭然。事畢，先大父顧謂僕曰：一人之耳目有限，奸人之技量無窮，正本清源，苦無善策，吾豈謂如此遂足盡吾責乎。復述李公語，愜然者久之。

張幼樵先生在朝時，直言敢諫，不避權貴，天下仰望風采。顧有時迫於窮困，所彈劾者，不必盡出於公意。試舉一事以證之：光緒癸未，蕭山林恭甫老史(名國柱)由貴州學使任滿回平，宦囊頗裕。張與林同年，且係宿交，乃俟其覆命畢，往假三千金。林吝不與，張悻悻辭出。次日，復挽入至林所，傳述已意，謂果不允者，必有以報復，毋貽後悔。林年少氣盛，當來人前，肆口詆張，指爲無賴。來人遂巡去。不二日，林忽得革職永不敘用之旨。糾者爲吳橋劉博泉侍御，(名恩溥後官至侍郎)實張所使也。初林丁母艱，將服滿不及十日，適爲考學差期，林急於應考，設法彌補。先考一日報服闋，倉卒入試，試畢竟得差，人無經意者，當林遭母喪時，張曾爲照料諸事，又襄題林母主，故獨知其諱日甚悉，至是以林不允假金故，乃搜羅當時林之哀啓，持以告劉，嗾令據實糾參。劉本薄林之行，遂本此上摺，更撫拾其在貴州時，與巡撫林肇元有通譜朋比事，

劫爲品行卑鄙，有玷官箴。並未交通，卽日革職，距抵平不過一月耳。林得上諭後，知張所爲，往謁之，張拒不見，林遂入廳事，毒罵萬端，良久不去。張窘甚，呼友勸之出。又數日，林始離平也。

光緒初紀，閩文介長戶部。戶部號肥部，人趨之如鶩，而獲利之豐，以庫吏爲最。窟穴其中，因緣爲好，率家資數十萬，衣輕策肥，聲勢煥赫，王侯不逮也。文介視事之後，思剔其弊，朝進署暮乃出，鈞稽簿籍，庫啓閉皆以目，吏奸不能盡售，則大恨。某夜文介將朝，盜入室竊其紅頂，文介大窘，亟命僕放步奔，假諸某顯者。及抵朝房，卽內監已促之者再。退朝返家，甫入門，聞家人大譁，蓋前一日醇邸有小影，送文介命題，藏之櫃中，亦爲竊攜去。文介忿甚，時福銀管步軍統領，文介亟馳其家，詰責甚苦，福爲百計偵邏，不能得。又月餘，晨起，則小影已置几上而紅頂則終不還矣。文介知竊爲怨者所使，然不肯中餒。稽察部務，較前尤嚴。後因事觸怒，出戶部。人皆謂吏賄內監所擯，蓋非無因焉。

咸同間，僧忠親王以善戰稱，而孔武多力，昭代懿親中，實罕其匹。性尤喜接士，登穀之下，凡有技藝至者，罔不以禮羅致。所居邸臨通衢，其西爲市集。自晨至夕，肩

販担負，往還雜沓，不一而足。有販羊肉者，其人爲回子，藍睛高鼻，狀至那類。門者每晨起，必見此輩販羊肉之獨輪小車，自府前踰西，日夕則返，率以爲常。一日，販夫返自市，過府門，日尙未暗，驚焉。門前舊有石狻猊二，高五尺，左右蹲，披髮怒目外視，道路過者，暮夜必以棒，燃火柴吸之。且吸且自狻猊口中擦其所啣丸，續續弄之。丸受弄，鹿盧轉，聲鏗不已，半响，顧謂門者曰：聞人言王爺嗜武藝，門下力士如鯽，今居府中凡幾，其藝又何若？門者鄙其人，置不答。販夫數言，門者厭之，走人。有頃，門者出，則販夫已去；而門右之石狻猊，忽易而裏，大怪，睨視左，左亦如之，心知販夫弄已，懼爲王見，或且獲戾，乃急召健者六七八人反之，顧于邪之聲，達於堂奧，而所舉會不能以方寸，六七八人者力且素，乃相顧益大譁，交口奇販夫。正喧嘩間，王自外呵道回，鼻狀問故，門者囁嚅以告。王曰：其人今安在？曰：去已久矣，明當復來。王曰：來，卽止以聞。明日，販夫果至，門者走告王。王獨身出中門，立面販夫，卽指左右石狻猊謂曰：是爾所爲耶？販夫惶恐伏地謝。王曰：無畏，爾果多力者，更爲我復之，吾不汝罪也。販夫起，乃指其垂破之衣袖，趨而至門右，側身薄後視，屈其右足，令身少

躡，徐乃自猿腹下插右臂入，肩以起，旋之。令如舊所向，始稍稍安諸地，畢則更趨而左，不半晌，左者亦安置如前。王大稱善。既而見販夫車上纍纍帶羊肉，因顧語問者爲市二斤，其時北平肉價低，羊肉斤不過錢二十而足，門者支錢出，王自門者手中索得之，擇以二指，伸手以授販夫。販夫直前取，觸錢，錢轟立如小銅砲，指上下抵，兀然不得動搖，乃駢四指，握而撼之，不勝，則拔以兩手，最後乃脫其挽車之鞵，貫而負之以肩，爲狀殆如繡夫之與巨猿，顧繡夫雖俯其躬至地，而猿仍勿進，但見王略一振臂，手背藍筋條條露，兩指益發張，中空似半月，此數十個之青銅錢不勝揜指之壓迫，乃自指間格格作響，販夫所負之車鞵，爲年已久，勢且垂朽，而用力勇猛，亦時時有裂聲出於腦後，販夫流汗被額，不自知其鞵之將絕，仍彎其腰，悉力前曳，王懼其傾仆，勢且破腦，乃疾呼止之，販夫既止，旁立半喘。王笑而與之錢，販夫得錢數之，則錢十九粉碎，乃大駭服，立跪伏王前，讚王神勇不絕口。王出布二端錢十貫賜之，販夫拜謝而去。此同治初年事也。後十餘年，余隨侍北平，聞父執某言之如此：某曾爲僧邸記室，此事蓋某所目覩也。

閒話中華門

陶在東

舊京皇城東華門西華門之名，始於元代，惟元朝宮殿，非今基址，今之兩門地段，乃明永樂朝擇定建築，而遜清因之。就全部皇城以測兩門之位置，約當南北距離之中。門有兩重，曰內東西華門，曰外東西華門。沿外東西華門之牆俗稱皇城根。向南行，經東西安門，其外曰東西長安街。至最南端，折而東西相向行，至適中點是爲大清門。大清門者，即前朝大明門清皇城對外南向之第一門也。蓋自此門進則午門端門闕左右門太和殿保和殿乃至乾清宮之大內矣。大清門爲三月洞平列，洞勢穹然，門扇硃漆，束以銅條，釘以銅鉤，平日中門與右首一門俱閉，惟啓左之一門，俗謂左青龍吉右白虎凶之故。清時京省各衙門大都關左閉右，中門不常開，蓋亦一朝故事也。其中門爲御道，惟變輿出入一開，此外惟廷試進士及第鼎甲三人，傳臚之日，特賜乘馬出大清門中門也，故天下以爲至榮。故老相傳，此門規制，與神武門同，取其南北相配，其建築尙係明時

故物，隨後只加修葺，清初定鼎，第易一門額而已。門額式爲立扁，藍地金書大清門字，左滿文，右漢文，懸於城堞樓檐，顧京師人罕見及之，緣此門與正陽門俗稱前門者相對，距離尙數百步，此門牆左右，樹立白石欄杆，爲凸字形，向南伸展，入前門者，經棋盤街，即循石欄分向東西而去，門額高遠，非目力所能及。一般人狃於小說戲劇天子午門之說，遂稱此門爲午門，妄也。民國建元，已屆雙十，在清室則爲宣統三年辛亥臘月廿五日，始下遜位之詔，逾年壬子，則民國二年矣。其年春，臨時總統府規定改大清門爲中華門，飭下內城巡警總監王治馨遵照辦理，摘除舊額，改立新額，是爲中華門成立之始。當是時北京南京建都議尙未定，高瑞經緯，日不暇給，顧汲汲更改一門者，蓋有一外交上之關係在：辛丑和約，可謂集喪權辱國之大成，各國總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含有理藩院傲慢之意味，訂定設立外交部，以親王大臣領之，班在六部之上，六部者吏戶禮兵刑工，其時尙無商學郵傳等部也，又訂定各國公使覲見儀注，有一節云，公使坐肩輿，由大清門入，至景運門降輿，景運門者，乾清宮外東面之門，其西面之門曰崇隆，入崇隆門，當乾清宮西牆，突出偏厦一道，黃瓦硃門，月台三級，則全國政務總彙之軍機處也，入內而北，則爲養心殿，皇帝逐日視朝召見之所，是此兩門，可謂去天

尺五極深殿之禁衛矣，王公大臣，必賞在紫禁城騎馬者，始得乘坐朝馬至此門。朝馬非真馬也，兩犢穿一坐椅，槓端繫帶跨於兩人之肩，昇之而行，此舉與也。此上則爲特賞乘坐四人肩輿，清末膺此特典者，慶親王奕劻一人而已。外國使臣乃以條約得之。予官刑部時，常以畫稿聽旨入內，一日偕友廷昂學士自文職六班下值，出東安門，適遇外國公使乘綠呢四轎，參隨乘藍呢四轎，自大清門東月洞門魚貫而入，前呼後擁，皆我同胞，意氣飛揚，十倍晏嬰之御，轎中人戴其水餃式之帽，標章燦然，口銜雪茄，鬚髭蒼白，似是英使失爾典，廷君忿謂望之不似人君。予因憶咸豐時英領義律赴禮部宴坐轎，恭親王奕訢謂爲沐猴，形諸奏片，及文宗批答，不自圖強背笑何益。威光相距，四十許年，國體又不知降格幾等，此一紫禁城綠呢轎印像，深入吾腦，數十年不能滌去也。民國總統，代表外交，且共和新建，交際尤繁，清之不存，門於何有，萬國觀瞻所繫，改名誠不可緩。說者謂既有東華門西華門，天然應有一中華門，何故元明清三朝五百餘年而竟不得實現，予謂中國皇帝有一通病，應然自命爲有天下，不知爲世界之一國，且不知百年來夷爲列強之殖民地，大清與大明，皆朝代之稱，以天下爲對象也，縱使當時以中華兩字榜題，亦如震旦支那之稱，大而無當。自中華民國組織成立，而後中華爲一國

家，民權有託，國格自尊，表示在門，關係大矣。附帶有一小關係，有輯京師街巷名爲對者，東華門，西華門，對南柳巷北柳巷，可稱工對，今兩門下加中華門，予擬兩巷下加長柳巷爲對，更成佳構。此巷昔見在前門外東城，但記憶不真，惜不得舊京城圖一檢校耳。王治馨初不下書，此門額爲其躬自書寫，自言機會難得，可留一名，門字右邊一直之末，應勾與否，寫時有一小爭議，京城九門及宮殿廟宇，凡門字俱無勾，與篆隸體相合，甲派主之，乙派則主張有勾，以爲民國凡事須示與帝制有異，况楷書本有一勾，予爲評判，甲說爲長，體沿小篆，與帝制無涉，前此滿漢左右，文不平等，今漢文獨立，毋庸爭此一勾，書成結構在顧歐之間，亦復雄俊可喜。治馨旋特任順天府尹，後改京兆尹，（今北平市長）因案受賄五千元，爲肅政使糾劾，付大理院審問得實。先是頒懲貪令，官吏枉法贓至五百兩以上者處死刑，至是院依此令爲死刑之判決，由法部呈報總統，一時朝貴奔走請貸，淮軍將領張勳至於跪求，而頂城不允，旋執行槍決，仍厚卹其家。治馨乃北洋道員，爲頂城所賞拔，寵遇不亞於段芝貴雷震春一流，而結局如斯，或謂報私怨，此刻論也，蓋民三四年，帝制已有萌芽，則執法懲貪，不私近昵，亦爲他日太祖本紀論贊數行地耳。治馨有吏幹，其任警監京牧，首尾三年，對於地方緝捕

興學賑災，頗有政績，不容以一管掩之，迄今故都父老，過中華門者，瞻仰遺跡，不能無峴首羊碑之慨也。

書 叢 宙 字
(一)

顧 一 平 北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民國廿八年七月初版
民國廿八年七月再版

每册四角

發 編 發 行 所
行 輯 行 所
人 兼 行 所

陶 允 德
字 宙 風 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四號